



明齋先生集

十三

書

卷二十一

^16
2376
14



2376
26-14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五



書

答鄭萬陽葵陽

老病蟄伏人事已絕何料高賢昆仲辱惠以書千里
致意若是鄭重驚感之私難以容諭既已三復辭旨
如所謂杜門省事尋討爛簡此箇門庭安身立命云
云者似已淡於學者而又所謂口耳是尚此道日荒
高遠之過纂組之習等語亦已知末學之弊矣頃麓
麗澤相與怡怡切切於靜閒之中其樂寧有涯耶細
想風義爲之斂衽增敬顧所以稱道於鄙人者全浮

其實嘗以相住稍遠之故不知鄙人之實狀而然也
鄙人夙挹私痛自少爲沒齒溝壑之計而家庭所訓
不出於聖賢之書其於爲學之方不可謂全然無志
者而氣質駑下功力鹵莽孤露以後益以荒墜因循
悠泛竟無所成今到垂死之境矣虛名上欺猥蒙朝
廷恩禮自以庸陋無實終不敢應 命長負罪戾日
夜憂媿而已有何學問之可言出處之可論哉鄙人
本末只是如此來論誠不敢當悚仄無已第來教又
曰凡有疑晦無與論量又曰古紙堆裏略窺得合商
量處竊惟鑽研之餘必有自得之妙或非他人所及

者而盛意不鄙如欲開以講誨之端雖衰耗如許無
足以往復而儻蒙因俊略示一二則其爲喚醒昏塞
豈非鄙人之大幸耶無任拱俟也既承各幅垂問亦
當各幅修敬於禮亦宜而煩復爲嫌茲以一書兼謝
聯案可幸恕諒否相望杳然朝暮殘喘無由一遂既
觀之願臨書爲之悵然餘不能盡意

乙酉閏四月九日

頃於長水僂中又承仲夏惠札得以益見墳簞麗澤
所存所講之實地其爲固陋之幸實非尋常披玩反
復不能釋手所論四子云云者爲學之方外此何求
至於禮學則只是學之一事有何別樣門戶世人往

往以理學禮學對舉稱之亦可笑也蓋學者自持身
居家以至日用凡百莫不一於禮而不苟則節文儀
則隨事隨處自當講究此所謂先有據守者而即此
是學也亦豈在四子之外哉先講何書之論淡媿俯
叩之意先人嘗以栗谷先生所著擊蒙要訣及牛溪
先生所抄朱子書爲學之方一冊爲最切於初學若
有來學者必令先讀此二書矣感垂問之勤敢以得
於家庭者仰復未知雅意以爲如何所示作意用力
則或近助長隨分勿迫則却恐玩愒此是學者之通
患朱夫子答呂伯恭書已論此事引程子之說以爲

亦須且自此去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幸
服膺於此如何別紙論說無非精義之發老病昏塞
不能深思詳討以副委教之盛意只增慙悚略具別
幅裁察幸甚夏秋以來益以憊劣日覺漸盡雖欲勉
強求以無負餘日不可得矣自歎奈何秋日已冷所

希靜養珍護以慰遠誠

乙酉九月九日

心性情先儒論之詳矣心之含具寂靜者曰性
敷施運用者曰情居二者之間主乎性而行乎
情者心也但此心有些放過輒爲閒思慮引將
去纜一知其放而求之則旋復在此蓋其放而

去者心而求其放者亦豈非心乎是則以道心
使人心也非如釋氏使心也此心未發靜以持
養及其已發尤宜十分審察則已發者心而所
審察者亦豈非心乎是則以心之體察心之用
非如釋氏觀心也說者疑心固可操而所以操
之者又誰歟心固可治而所以治之者又誰歟
收心者必曰居敬則敬所以命心者歟竊念心
如明鏡妍媸自照而鏡不與焉心如日月萬象
畢明而日月不與焉故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
心固自若當其放發時心非誠亡也只感物而

動者然也則操存克治之功皆心之所爲而自
操自治者便是爲敬豈以敬操心以敬治心哉
况敬在四性爲禮之性而心又統性若曰敬所
以命心則是禮性之外別有一箇敬未知如何
心性情名目及觀心使心之得失所論恐皆得之但
以道心使人心云者似未穩蓋其放出者雖是形氣
之使然收回者雖是性命之良能然放者是心也收
者亦是心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心便在如操舍存
亡之云耳心則一也非以此心求彼心也今謂以道
心而求人心則若有兩樣心以此求彼者然未知有

先儒之說耶恐未安

操心治心之要不出敬字而若謂敬所以命心則不是矣所謂命心云者未知誰人之說耶所辨恐得之心本虛靈具眾理而應萬事曰虛曰具者理也曰靈曰應者氣也而說者謂心者氣之精爽在五行屬火故帶得氣字似重竊念心乃形而下者程子所謂凡言心皆指已發者亦此意然神明不測包括萬善者豈氣所可能乎只是理微難見氣著易見故學者例落氣字科密此實公病也性命形氣既自具足何可謂帶氣似重

心固具眾理應萬事而若乃其形則氣也氣之上具理則以心爲氣有何病也雖以心爲氣自不害爲神明不測氣具理故神明不測耳如此看却無不通所辨恐未然

理妙而氣生氣聚而理在故推其本原則太極生陰陽自見在事物而言則陰陽函太極然則理與氣固不可判然二之而亦非一物較然矣說者謂理者氣之理氣者理之氣竊念此二句施於稟賦上可謂貼切而不當著於本原蓋濂溪太極圖第一圈姑未生陰生陽何可謂氣之

理理之氣如人稱父子雖以父為子之父以子為父之子然未有子之前喚做父子不得

太極與陰陽不相離亦不相雜不可離則為一物不可雜則為二物近思錄首章註已明之矣理者氣之理氣者理之氣云者未知何人之說耶如言獐邊是鹿鹿邊是獐無所發明固是可笑然理氣之外無他物則其說亦自無礙正不須費力與辨也如何

無極而太極只謂無形而有理然先輩訓釋不同無_二極이로되極이업스_一極이업스_二거시_一마장極_三다三釋中當從何說

鄙人受學於家庭以極이업스_二되_一為讀矣蓋主言太極而恐人以太極為有形體故言無極非太極之外又有無極也今若曰無_二極_一則是太極之上又有一極矣恐不然矣若曰極이업스_二거시_一則與업스_二되_一似無甚異而語勢亦微有一極之意不如업스_二되_一之語順而意直也如何

前輩言一行各具一性而却不言五行兼具之性第念木自是木而寄於土初生屬水長養屬火堅實屬金比如人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為仁然知其惻隱者智也惻隱之燦然外著者禮

也惻隱而往救之者義也只是畢竟主張者仁故不曰義禮智而曰仁未知如何

五行各一其性者謂木有木之性火有火之性云耳無可疑者若以五行之生言之則凡物之生安有不具五行之氣而生者不待惻隱之譬而可知矣如男屬陽女屬陰而安有不具陰陽之氣而爲人者五行亦何以異此耶恐無可疑

朱子以喜怒哀樂之已發爲太極之動而生陽延平先生非之曰動而生陽至理之原難以已發言夫天人一理心之動靜如天之陰陽則未

發已發何故不如生陰生陽耶姤之一陰生者有靜之漸而陽方用事則生陰雖不可謂未發而若夫復之一陽生者足以見天地之心則謂與已發同者無乃不妨耶抑未發旣與生陰異故已發不可單說生陽耶

延平答問此條只有延平說而無朱子所更論者未知果如何但復卦一陽初動而先賢之論皆以未發當之此是精微處更須潛玩如何

朱子語江民表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知腔子外是甚處民表等各自有說云而朱書中無

之竊念心無內外之分有體必有用腔子裏既是心則腔子外豈獨非是心之流動充滿處耶腔子外何物之說退溪先生有一段在集中想已見之然此不可只作說話看須溪體而得之不然則不免於程夫子所謂他人食飽公無飢乎之譏矣如何朱子譏呂子約以能爲所能竊念能者做能也所能者所做能之事也以存心養性言則存與養爲能心與性爲所能以博文約禮言則博與約爲能文與禮爲所能否釋者曰能所能各有體用所謂體用者比如形而上者則能之理爲

體而所能者爲用形而下者則所能者反爲體而能之理發見者爲用歟但上體字乃主宰之體下體字乃形象之體恐又不同所論存心養性博文約禮等文字解釋分明形而上下體用一段推說亦好恐無可疑

牛山章所謂夜氣蓋指未接物清明之氣也說者謂夜氣非形氣之氣又與浩然之氣不同竊念夜氣浩然雖有大小淺深既曰氣則誰非形氣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夜氣亦形氣之清且美者也必以義理養之勿爲外物所汨然

後湛然虛明之氣自漸充足以至朝晝之間氣常清明則異日至大至剛之氣自此而生但到得浩然地頭自無夜氣未知此意如何

所謂夜氣非形氣之氣云者未知誰人之說耶非形氣之氣則以爲何氣耶恐不成說與浩然之氣不同云者以大小言之則固然而夜氣養而無害則便當浩然氣何嘗不同耶所論恐皆得之

前輩謂大學無存養工夫或曰存養乃明明德第一下手處竊念古人教人每於動處用力故大學中專言謹獨而不言戒懼雖言定靜而所

謂定靜乃功效非工夫則謂之無存養可也然心正二字當兼體用看朱子章句亦曰敬以直之者豈非存養意乎况一篇大旨以敬爲主敬所以貫動靜則乙者之言恐非過論

此段所論恐得之無容更贅

河圖洛書云云

河圖亦可以爲疇之說啓蒙所言之外有何別義耶若求別義則或至於鑿矣如何

先天卦氣之所以運橫圖卦畫之所以成圓圖方圖之乾坤互置者象天地也若夫文王之易

則雖自先天中來蓋亦反對之易也易有體才德義而其要不過使人隨時得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所謂吉凶生大業也苟知此理萬物無非易萬事無非易此所謂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易也而竊觀朱子本義專以象占為主象占果能盡易之變歟易有聖人之道四卜筮其一則此不過易中一事而以是為主者何耶

易爲卜筮而作者乃朱子之說此本義之所以作也蓋主於象占則義理在其中主於義理則文義多未通程子傳所以有可作別書看之說也後學只當鑽

研於其中不當生別見未知如何

三十六宮諸說不同或曰一乾二兌至八坤其數爲三十六或曰乾三畫兌四畫至坤六畫爲三十六或曰乾坤坎離不交震巽艮兌相交合爲三十六當從何說

三十六宮諸說皆可通而乾坤坎離不交震巽艮兌相交爲三十六之說似爲主意未知如何

鄙人學無所得加以老病忘失已無可言來書引論過當尤有不敢承者而千里貽書情意相通不容自外有此仰復自顧僭踰無任悚仄且只誦所

聞間出臆見若有謬誤一一剖教又所望也千萬
裁察

心性情之說非敢謂以道心求人心也方寸中
非有兩樣心所以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只以性
命形氣之分而言耳故晦庵夫子有言曰自道
心而放出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謂之道心
蓋心本一也第於其間又自有內外賓主之勢
則道心不得不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既曰
主宰則似不無命使人心之意故向來奉稟之
日妄有以道心使人心之說先生乃以使字近

於求中至有以此求彼之戒蓋求與使語意相
反若下求字是全似蔥嶺話頭區區本意初不
如此只是要說得道心爲主人人心聽命底形狀
而邂逅文字之間辭不達意仍竊思之心有體
有用心之體既存則心之用雖百起百滅而莫
不聽命於主宰是則雖謂之以體使用亦可也
今欲改之曰以心之體使心之用未知此意比
舊說何如而或無大悖師說否抑亦雖就體用
上說纔下使字便自有兩心之病耶

前日奉復一紙實感千里問寡之意不得不以陋見

就正其間必多紕繆而不蒙剖教過加推予令人增
悚心說一款重荷開示其於體用洞然無礙深用欽
歎既有入心聽命之說則使道心命之云者似無不
可而道心自當命人心耳誰有使之者乎此其所以
恐不免為語病也以體使用云者亦然體自使用又
誰有以之者然張子亦有以心使心之語活看則自
通非關大體唯在自加商量看如何耳婦人之冠來
諭誠然後世有冠雖非三代之古既已著於家禮則
今人家或用之有何妨也然今所謂華制者亦有數
樣未知孰為得之也所諭李府使事曾見於家叔父

所編 魯陵誌中矣與六臣似當為一體而頃年獨
不被伸雪惑褒之 恩則誠有未可曉者至於章甫
陳章昧識不敢妄論然早晚豈無為之仰達 天聽
者耶 丙戌正月
二十三日

心說前後病痛果在一以字而自不覺察妄費
辭說今承剖教方始釋然無餘蘊矣程子嘗有
以心使心之訓此以人心道心而言也朱子亦
曰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此以心之
體用而言也釋氏知體而不知用則其所謂以
心觀心者政如以口齧口而自與吾儒之說不

同今此鄙說或有旁證然朱子又嘗曰雖是如此只是說自作主宰則實不如初無以字之爲尤無弊先生所諭活看則自通者無或愛之過而曲爲之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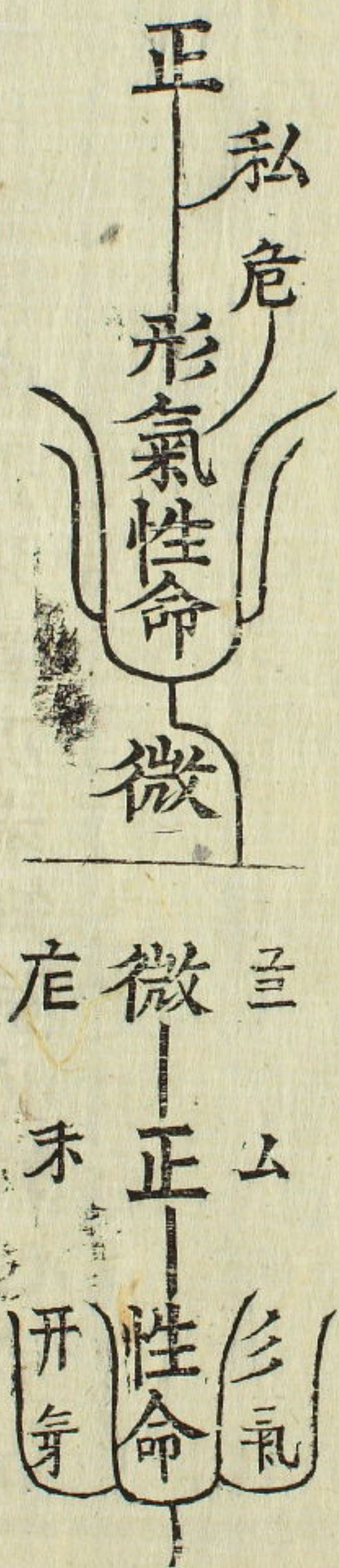
昨於長水郵使得承六月惠札披玩多少感慰實深第昆仲俱有所苦爲之奉慮比來霖陰不止無人不病不審調候動靜復何似倍切馳仰前所云以心之說更承示諭有以濯去舊見而儘有新得所引晦翁之訓只是說自作主宰云者真切的當欽服之餘感幸良切第程子所謂以心使心云者只以體用而言

耳來示又以人心道心爲言此則恐又誤矣程子說一段上下三稱人心而皆言人之心如此云耳非人心道心之人心也更詳之如何先知後知之諭何其過當耶前後所講問鄙人誠不敢當而感千里相與之義不敢不盡其愚不必著此等說話使彼此俱不安也至於顏閔孔門之說尤爲不類未省其由鄙人雖有匪分職名之在身其實則一介賤儒也書問交際有何所嫌豈彼中或有因鄙人而累及於高明之議否前日之書亦有云云何以每有此等意思耶所詢此中文字淡感不鄙之義而殊無可以仰副盛教

者蓋嘗聞聖賢遺訓具在方冊後學只當終身鑽研而不足有何別樣發明適足為一場空言耳先賢之垂戒於此者亦多矣無以仰答好問之誠略布鄙見如此亦未知以為如何疑禮問解凡四卷而板本在連山遯巖書院矣長水早晚遞歸則信息之難通誠如來教然豈無可憑之便乎但鄙人只是朝暮之人耳此等往復亦何能久也唯限以地遠無由一遂既觀之願是為可悵也適苦痢疾伏枕倩草不能一一涼生不遠唯希對時加愛履道日休慰此遠誠

十日

庚戌七月



上圖乃魯齋王氏人道心圖而微字在性命前則是性命之前更有一種微妙之理不幾於自無極為太極等見識乎且大舜此語本是論心之用尤不當以微字居先也危私二字偏在右邊則是性命不在形氣之中而形氣乃剩物也况人心非人欲只是有易流底意故曰危形氣亦自家私有底物故曰私而惟其放流任私然

後始可謂之人欲今乃以人心橫置一邊直若人欲之相反橫出者然恐非聖人本意也每讀心經尋常疑惑後見退溪先生亦論此事敢以遺意妄撰下圖如右以備私覽如有未安一一指教幸甚

魯齋此說及圖退溪先生既以為多有說不出曉不得底不必看云則其為可疑已有定論矣不必如是費力而所論人心道心形氣性命等義則皆已得之矣第所作圖亦似剩性命在於形氣之中或可如此圖之至於危微正私字則別無意味矣未知如何

嘗見釋氏有心字圖以左一點為意右一點為情中一點為性意不管於心情不管於性三者並立無所統領先儒所謂釋氏有二心者想指此等處也因有所感別為圖

左點為陽動右點為陰靜中點為太

極未知足訂釋氏之失耶如有誤伏望矚示

心字圖釋氏說固無據來圖亦未知其必然心字點畫如有如此精義則先儒必已言之矣如是強排或可近似而此等工夫元為不緊且易入於穿鑿附會之域矣未知如何

心先動性先動之說論者非一李一齋曰心先

動晦齋曰心或先動性或先動退溪曰心性不可分又不可謂俱動三說中將何折衷但朱子嘗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處底二字果有先後之可言耶竊念性之為物本非有形而只於心中自有其理而已故性不能動而動之者心也所以動者性也比之水則心者水也性者水之靜也今夫水之動非靜者之動乎伏望酌示

性者心中之所具也心有運而性無為則有何心動性動之異乎退翁之訓誠為精約而來教所謂動之者心之字當刪若曰動之則便是所以之意所以動者性云者亦已得

之矣處字底字亦是然與所以之義有何先後之可言耶心比之水則其靜則未發也未發固當屬之性而今曰性者水之靜則又似偏著性字似未安矣如何

心一也而其發也有志意思慮之分志者心之一路直去底意者志之經營往來底思者意之沉潛覓索底慮者思之審察精詳底其間雖不無公私淺深而大槩逐節相生愈出愈細未知此於四端七情相為橫貫否且舉一事如人入宗廟而敬者禮之性發而為情者也其導敬而

直出者志也主張此敬而較其當拜與不拜者
意也又索其自家拜此廟於禮果爲恰當必欲
得其正者思也拜而或慮其違禮更須十分詳
審者慮也蓋初頭無敬則自無此四者之生於
心而惟其運用此敬則實四者之所爲也然四
者之次第非必如元亨利貞之一定循環未知
如此看能無差誤否

志意思慮之辨儘精密蓋志者心之所之之謂也意
者有所計較之謂也思慮則又意之別名雖或有相
因而生者亦無一定之次第來諭似未盡通如何入

宗廟則自然生敬有何導敬之志耶必欲入志字於
其間者亦近於鑿矣如何

理字訓義其目有四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
然者政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而言
之可謂備盡無蘊而朱子又加所以然一句未
知所以然當在自然之後耶但此一句包括四
者有所以能然所以必然所以當然所以自然
其妙雖驗於事後而其實則貫上貫下又自然
二字亦然自能然自必然自當然自所以然而
施之四者無所處而不當以此推之自然所以

明齋遺稿卷之二十五
然皆可以貫事理言也至於能然必然當然三者則推不能去未知如何

陳安卿之釋理甚備而朱子又加所以然一句理字之義更無餘蘊矣來教所解似然而亦不必如此說果能就其目而潛玩則自得其義若又節上生枝枝上生葉則反爲支蔓而易失本旨如何

四性訓釋皆兼體用甲者曰心之德爲體愛之理爲用乙者曰心之德自有體用愛之理自有體用當從何說且智字無朱子訓胡雲峯訓釋與心字明德釋大略相近而所謂妙宰二字果

是分別之意否今有人釋之曰智者心之靈知之理也未知此語如何

四性體用甲乙之說俱通何必相爭耶智字之訓無朱子說故胡氏沈氏之說各不同未知何說爲優也胡說與明德之釋相近然明德與智之別非在妙宰兩字乃在所以字耳或人之說亦近靈字亦非智之所獨也未知如何

所論三稱人心者指近思錄語否此必備在遺書而未見全文但看性理大全中或人舉此說質之朱門曰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蓋

上心字即是道心以義理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朱子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子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云云故前書妄為引据今承下教乃知程子語義本不如此

所示性理大全或人說今始知高明前說有据乎此而未之考也但程子本意則終不如此近思錄所載與遺書全文無異矣然或人說雖非程子本意其義則亦極精淡因來示得此良幸良幸前書所詢此中

文字未有可觀者無以仰報盛教追而思之未免孤負好問之誠迨用訟媿牛栗兩先生嘗有為學之方一圖即因朱子答林伯和書而述之者也於為學最為要切茲以一本呈上未知高明之見以為如何其下方所聚諸說欲以明圖意之所本而其跋則鄙人僭以己意論述者也不敢自外並以付呈悚恐無已所謂畫一圖者乃鄙人所為與家塾少輩為日用程課者也亦漫呈一本若或訂教則幸甚九月二日來書中所稱大庵者即朴惺之號而惺即仁弘之徒也其詆牛栗兩先生至以如鬼如蜮小人之難

辨者爲言實不可以斯文先輩待之者也寒岡旅
軒兩先生文集中有祭文挽詞頗有稱道之語亦
使人不能無追感矣既蒙不鄙屢與講說義理此
事實係窮格之大者故不敢不布鄙意未知高明
以爲如何向季羅州士人有羅斗甲學問人也讀
書甚精密嘗再三來訪一日語及鄭介清極其推
尊鄙人略言其誤入失身不可推尊之意則羅僂
言此皆毀言也若以毀言則牛溪亦所不免適舍
弟在傍嫌其不讓略加辭色羅乃默然而去爾來
不復得見矣想其意必以鄙人爲偏論也蓋各守

所聞不能相通類如是非心公而眼明者誠難與
語可歎可歎鄙懷不敢自外有此仰布而不可使
他人見之心諒幸甚

妄撰人道心圖承教後更加思繹則果爲剩矣
但性命既在形氣中則凡屬形氣者危微正私
等字通用一體中坼之法未知果畔古訓否且
念正私位次不但無意味更覺得破碎蓋纔有
性命形氣便自有正私雖其界分名目因動可
知而未動之前本自如此則正私二字當在性
命形氣之中不必別占地頭如危微等字也鄙

陽齋遺稿卷二十一
意本欲妄訂王氏之失而反不能脫其圈圍至
以此心之體用不覺作三層模樣昔人所謂不
能躬行心得而在傍邊窺覷模畫不精者正指
此也媿懼媿懼

性命固在形氣之中而危微正私等字只當各行若
如來示一體中坼之法則是私中有正危中有微此
成何義理耶非但三層之爲未安一體中坼之法用
於形氣包性命則猶之可也用於危微正私等字則
恐不可不但破碎而已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心動性動條所謂動之者心之字果衍性者水

之靜文勢既不全今若改之曰心如水其未發
之性水之靜也已發之情水之動也云則如何
心如水其未發之性水之靜也已發之情水之動也
此段所改恐是

志意思慮鄙料亦非謂次第必如是一定而措
語未瑩果有此不盡通之病也導敬之導字尤
覺大謬如入宗廟起敬者謂之心則可也而謂
之志則不可導敬而直出者謂之氣則似之而
謂之志則不近今若改之曰此心之要如此致
敬者志也云云未知如何

此心之要如此致敬者志也此一句所改恐是

智訓謹領誨意但智者分別之理也胡氏所訓
妙字不但淡妙之妙而有妙用底意宰字不但
主宰之宰而又有宰分底意則分別是非之意
似當在此兩字而今先生謂之在於所以二字
抑妙之宰之者皆智性之良能故歸重於所以
字耶若然則心字訓亦有所以字明德訓雖以
所以字分占上下句然亦有所以之意何以辨
其心與智與明德耶反復思索姑未透徹更望
詳教心之靈靈字非智之所獨亦然而終未得

穩字或未可試下以示否

大學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妙眾理
而宰萬物者也此知字乃智之用而非智之體故雲
峯引此而加所以二字於其上以補智之體若妙宰
二字則朱子固已屬之於用矣昨所奉答者不能記
得更布鄙見如此未知如何至於心字則有指未發
而言者有指已發而言者其指理而言之處著所以
字非所疑也若明德之訓所得乎天以具眾理云者
則雖有所以字非所以之意也若以所以之意看
則不然矣更詳之如何靈字終非智之所獨也必欲

明齋遺稿卷二十五
以一字形容則寧取周子通書語以爲心之通則如何通書所謂通曰知者乃指用而言者而用於體恐或無妨耶大抵無先賢之說而強欲補之終歸於未穩恐不如仍舊闕之之爲安耶

前書所效二圖學方實乃先賢旨訣學者之所當盡心者也至於畫一只是家塾日用欲使初學知逐日自朝至暮之間唯有此事而已無以副俯索之義聊以仰布而過蒙契許鄭重至此其爲感悚何以言論所諭五倫之闕淡用瞿然此圖只如夙興夜寐箴之意故只提晨昏兩節以著晨昏之所有事以爲其

餘孝悌之目雖不必遍舉而自當在其中與小學洞規之全體規模自不同也未知如何若或添作一圖以揭大綱亦或可耶紙末所示如對顏面良幸良幸第程子所云不學則老而衰者豈只言外貌耶似兼志氣而言也唯日勉勉於剛健篤實之功不使中道而廢者即毅以致遠也如何承又有賢季可與共學爲之欽尚樂有賢兄何事遠遊况此朝暮人事縱有朋友之來求者已無觀善之資矣承諭之及重以爲媿也

媿也

丙戌臘月六日

畫一圖綱領之中衆目俱張日用之上工夫甚

密揭之書室奉爲節度云云玉藻九容註如聲容靜曰無或噦噫氣容肅曰如不息者之解足以盡聲氣之容歟且聖人之言每就動上說未嘗就靜上說手足聲立四者當屬於動而其餘五容則貫動靜看亦如何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在顏子直是廝殺若初學則怎用功力但當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欺不慢如圖中所教也以此益知持敬一目爲學者第一下手處也纔修謝幅以待郵僂矣此月六日惠書又因遞至數百里之遠而音信相續書辭親切有同久要若微吾

人相信之淡何能至此感歎之私難以言論仍審山居味道同好鼎來日有講磨之樂爲之向風欽羨不能己己畫一僭圖又反復如此尤以自幸第恐泛掛人眼或招尤悔亦望心諒九容皆言就動處用功之事似未遽及靜時工夫也然如頭直色莊目端口止之類靜時亦只如此謂之通動靜亦何不可但不可謂靜時工夫也聲容氣容之解似姑舉一端聲豈止噦噦氣豈止呼吸似不當太局也如何且所謂灑落二字朱子以爲未可使之若纔講說而僂求其灑落則恐非先難後獲之義也至於持敬固是第一題目

視聽言動當各隨處用力不可謂一敬則優可無事於四勿也顏子固從事四勿矣初學者亦當從事四勿特顏子與學者有深淺精粗而已非有學者別樣工夫也未知如何伏枕倩草不能一一所希怡怡切切勉究遠業以副區區慕用之誠丙戌臘月二十一日新學躡等之弊誠如來諭亦昔賢之所嘗憂者然不一加揆討何由知其名目今之學者知其名目者亦鮮矣所示二圖皆好圖下所以為說者又說出詳備可見用功之精密為之欽玩第天命圖則陰陽造化理氣性命之妙瞭然於一圖固為初學之指南而無

間然矣此圖則只合太極河圖卦畫為一圖而於義別無所發明而太極圈中添以河圖尤未潔淨恐不能與天命圖同為不可少之文字也客所謂太極自為太極河圖自為河圖卦畫自為卦畫不可汨董云者鄙意亦然謹就原圖略加籤標以質未知高明以為如何心眼俱昏未能窺見一二而輒敢妄議是非雖不敢自外於問寡之義而亦自覺其僭率矣還切悚仄然此等工夫如畫工之圖形摸之又模而不已則自臻於精妙之境實與泛看者不同雖或未足於傳後為自己讀書研窮之功則爛熟矣隨處如此著

手做去一過則當玲瓏透徹左右逢原矣豈云等閒哉至於前輩禮節答問分類編輯自是實地事業幸疊疊焉如何蓋自曾子問以來疑文變節問答極繁似若無復餘蘊而後人每遇變節常患未得考據之地此等記述正不厭其詳如得畢功淡願寓目但目已幾昏雖蒙不鄙却恐無以致力也鄙人今季則益以惰憊恆卧度日朝暮將斯盡矣平日一知半解漸以茫昧奈何來圖初欲籤標呈還矣此中士友有欲與講訂者茲復畱之當俟他日奉質耳

丁亥九月十一日

人心道心危微正私等字只當各行則與先儒

同行異情之語不相違否要爲圖以破愚惑人心道心危微正私等字就一心之中而分別言之也同行異情者就同行之中而分別言之也皆當各求其義不必以此而合彼也且如理氣字則可以氣包理在中也危微正私字則只可分之而各置一邊不可合之也與同行異情之說立言命意又自不同也王氏圖先賢旣以爲不必看恐不須效之也如何智字訓前日下教不啻分曉而全不覺察有同指東答西不勝媿懼靈字改以通字果爲十分的當跌撲不破得也但用居體先與仁義禮等

訓不合未知如何且信無端緒信字則不可下
釋否程林隱刻信於四端之末而退溪先生從
之此與先儒之論其無異同耶

智字之訓亦不必強掇力索所云通字只据通書然
通書雖屬於用推以屬於體亦何不可非必與仁義
等訓有異也四端不言信程子已論之而以四端之
真實者屬之信之端亦何妨也恐退溪先生之取之
也以此未知如何

前日所示圖說擬更看而仰復者夏間避癘遷次時
雜於休紙中因以見失更搜不得深媿不敏自訟何

己所欲質疑者今不能記得惟太極圖中河圖終似
未穩所謂天苞地符之云亦未知見於何書至於文
王改為後天之說亦不能無疑蓋連山之首艮歸藏
之首坤已非先天之舊則其變而為後天似已在文
王之前矣未知如何其餘則茫然不知有何說只自

悚歎而已

戊子十一月二日

所示讀書錄一冊眼暗不能看細字付姪孫東洙使
之蠶標疑處則以為皆出古書別無可標處云略有
一二而非大義也茲以還呈蓋已有家禮輯覽此錄
則不必有而一番揆討編摩自家之見解精熟不可

謂枉費工夫也賢胤禫後服色恐無別樣禫後雖云
闕服心制之人豈可純吉如平常耶當以麤黑笠麤
布素衣終三季矣所示仍著禫服則不是矣安有服
禫而不除之理祥後撤几筵情雖不忍禮制則有限
何可違也世俗有不撤而上食終三季者雖似近厚
實非壓屈降期之義未知如何戊子十二月十四日
所示同宮孫婦之喪以父在父為主之文推之祖當
主之至於題主亦當以孫婦書之祝文亦當曰祖使
孫某云云矣未知如何書末有不欲有所論質之語
老病日甚精神昏昧已無取資於朋友之望而若全

無此則何以得聞講討之緒餘以慰離索嚮往之懷
耶還用媿悵姪孫與李君晉聖甚有麗澤之益矣先
後罹大故凜然有不能支保之憂若幸而無事闋服
則豈不承此德意耶鄙人則只是朝暮之命而既荷
不鄙淡願勿替於後日也巳丑四月五日

先儒有存養涵養之語嘗意存養是靜時事也
涵養則有兩意分而言之則與省察相對而為
靜時工夫合而言之則實貫動靜涵字有浸淹
之義非如存養之專屬於靜也有一士友謂涵
養便是存養不可云貫動靜主張甚力以書辨

之尚未同歸伏望剖示如何

多少自訟之辭可見進學不懈之意垂死昏劣之中亦覺有警策之益玩而繹之奚啻三復家禮宗法註別子所自出三字常以爲衍文矣今承示朱子說見於語類耶若依來教以繼別之所自出釋之則其意可通得聞未聞良幸良幸第雖出於本文有今當爲衍文之例此亦終不如歸之衍文之爲順也未知如何存養專以靜言涵養兼動靜言云者乃退溪先生之說也涵養以涵養氣質等語證之其爲通動靜固無疑也獨存養之屬靜沙溪先生引朱子說以難之

朱子說見語類或問存養用靜否朱子曰不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以此疑退溪專以靜言與朱子說不同而愚伏亦言存其心養其性此動中之靜也若謂專以靜言則恐未當云云鄙意則中庸章句存養省察卽承致中和之分屬體用動靜而言而朱子語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云者又見於中庸輯註退溪之說恐無可疑沙溪所引朱子語或是一義而愚伏則恐推之似過未知如何以蒙昧之見欲取舍先賢所論自知僭妄詳察而更教之幸甚拯今夏幸得不死而精神氣息日以漸盡亦無足怪

者唯是身伏草莽自置爭端起鬧朝端貽累世道

恩數愈加而罪戾愈添實不知措躬之所也庚寅九月廿日

河東朴君明澈曾所未識而昨以一書來責勵殊

切令人媿懼遐鄉人士文識如許而尚未聞知孤

陋尤可媿左右與之同道豈識之否

存養之亦可以兼動靜說者沙溪愚伏兩先生

之言皆有可據始知義理無窮學者誠不可草

草放過也蓋存其心養其性孟子輯註既以大

學誠意當之謂之兼動靜恐無不可然嘗攷洛

建諸書中所謂存養每對省察而言非如涵養

之可以單說則愚伏推之太過者盛教至當竊

恐憂無可疑也

存養之說本出於孟子存心養性之言而既以為兼

動靜則誠不可偏以靜言也惟中庸章句以存養省

察對言而分屬於致中致和為動靜體用之分此所

以以靜言之亦有所據者也以此觀之則單言存養

者當兼動靜與省察對言者方屬於靜如此看之未

知如何前日奉復後更思得如此欲更報而未及矣

義理無窮而昏昧已甚觸處茫然奈何地主與道主

不同道主則只如使行非有城化之分雖或歷訪不

必往謝也地主則不可不躬謝也或來訪或有問則謝答亦禮也官府非所嫌也栗谷先生鄉約條有居鄉者與地主相接之禮恐當依而行之未知如何若有疾病或有他非便之端則可以隨時斟酌矣至月晦日令季當寒遠役無恙可幸而又此遠來盛季雖不自覺豈無內傷且費光陰於道路之間亦可惜也道中秀才精明端雅儘可愛尚亦可見誘掖之效也仍而得聞一方信從者眾教學相長英才成就豈非處者之事業耶為之向風增遡也又持一小冊有昆仲若干文字得以寓目尤可幸其中所謂晦翁象山公案

未決云者恐未安彼非此是已判然矣到今安有未決者祧主改題一節此亦有疑難以備要觀之沙翁之意未知其必為改題也第他無所論此事處幸博敬如得古人所論幸示破如何壬辰二月二十五日

所示改葬錄一卷乍看似甚精密恐無可議病中昏甚末由細看欲留之則恐緬禮之前奉還無便不得不還封以呈殊非委示之意媿歎媿歎一覽之際有一二條籤處以備裁察耳書中所教靈座各設及各位隔屏分排及盧祭時一例陳設以次酌獻等節恐皆得宜未葬前忌日因朝奠稍加饌品奠也非祭也

明齋遺稿卷二十五
於禮亦恐無妨未知如何隔屏各設之制鄙家亦曾行之矣

癸巳八月三日

答沈垞

春間一書病昏闕謝至於累月而閏月書又至感媿情義不能盡諭况所惠韻語尤令人諷詠而增懷每念人雖或有志無才則不能進步如賢者既有志又有才苟暫捨置無用之工夫而專心於聖賢之書則必有日新之味見得外物漸輕時方是得力處如性理大全爲學讀書等篇不可不早從事焉幸加勉焉毋負天賦之美如何此昏塞日甚自知餘日之無幾

矣無可言今夏則幸有數三少輩讀近思朱書等者日有喚醒提撕之益相長之助不少却忘暑溽之苦矣新涼侍奉萬社

壬午八月三日

答李壽聃

奉侍之下遠遊實難唯手中不可釋卷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則學斯進矣別紙所示略以奉復而昏忘日甚不能檢看禮書未免草草殊可媿歎讀書有疑劄記工夫最爲著實不待問人而後來自曉處亦多矣須於此勉焉

己丑五月十六日

書中辭意滿紙縷縷自訟真切可見用功實地不勝

奉喜但安排猶豫之意似多未知亦能省察否古人言知得如此是病即不如此便是藥此言可淡味也若知病而不能改則別無可救之新方矣如何心經疑目略復于紙末而金直卿在近何不就問耶壬辰二月

君子敬以直內附註云云

勉齋云云主一無適在應事時則為表在存心時則為裏畏字亦然恐未可以二言分表裏也只言相為用之意也

不遠復附註云云

不能克己亦不能真知故也知行固當兩頭用功而

畢竟知既真則行不難矣

答李道載

大學或問其果熟讀致精否此書能使人長一格成誦又好矣憂患中亦有工夫要在心存於內使之隨處體認而擴充之耳千萬加勉庚辰

示諭云云可見用工不懈之意日用之間勿怠勿助病中完養亦是工夫惟在此心操舍之間耳加勉為幸朱子書不可草草看過須為沉潛精熟之計如何不但有感發人處進學節度皆在是矣老病以來不能溫繹今往往如生面如此而望有得乎只自媿歎

庚辰

抵姪孫書中有科工之語云豈前在歧路而今始專趨耶未知得失如何擊蒙要訣固有兩下工夫之意而故友玄石則嘗謂廢科而後可以為學嘗以素所經驗者為證其言甚切吾黨之士不可不自量而審處也惕勉為幸唯勿以科臼自處隨時隨處勿弛存省格致之功日知而月無忘則當有進而無退是為區區之望耳羅生近復如何能漸就規矩否曾勸其與君相從而似不肯矣

甲申

書中自訟之辭真切想用功不懈為之欽歎然程先

生謂罪己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心曾為悔蓋反有害於性情也示意亦過於切怛恐不免於正助之病也惟橫渠先生所謂須求多少為益一段最為學者要訣日日如此而不計其獲則工夫有序而心地和平不自覺其日進矣幸須依此加工如何城裏膠擾誠如所示然亦不能脫去則亦當隨地用力常要喚醒得同志之友相與提撕儘好或者有其人耶至於劄錄往復若有疑則當問有得則當講不然而作意為之則浮泛而無實無益而有害矣相望之遠盍簪未易茲因來示略此仰復體察如何東洙苦多

疾病不能致力於所事是憫然不退則當進恨不能與左右者同處也 乙酉

前書所論李君輔禮說曾得見示而今茫然不能記見時似以爲不盡然矣第其用力甚勤他所論說儘多精密淡可欽歎老病昏塞不能往復如有見則不厭講討也梁擇夫爲親養赴縣未能相從如前日爲悵人心道心之說何處爲可疑亦不妨相訂當彼此交有所益也士亨尊契近住何處唯願叔姪師友相與交修日進月益以慰區區垂死之望也 丁亥

忘只讀來讀去自有熟處如食之有飽耳要之爲學者終身之業如何如何秋涼一來之意恐難如計聾人亦不能聽朋友講說徒有悵歎 辛卯

經書從頭讀過實爲切實工夫進學之誠無任欽歎亦有朋友之共事者否相與鞭策切磨則殊勝於獨學獨學雖近裏無弊而易於因循放過須加猛省之功如何奉侍之下遠遊誠難聾昏如許酬酢專廢雖來有何所益唯願益自振勵必以充量盡分爲期勿致退轉以負初心區區垂死之望也東洙亦不廢學而亦苦無友擇夫在憂中不能相聚昭夫若來會則

彼此俱當有益而各牽家冗不能如意可歎幸須頻
惠警策如何 壬辰

答韓配宗

書中有生計辛苦心境煩惱之語且求所以排遣之
術可知有省察工夫淡用感歎第此無他術其必由
學乎蓋朱夫子之言曰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
於讀書而其論讀書之法有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
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
敬持志此六者乃朱夫子教人讀書之要法也左右
年富力強苟能從事於此得一入頭處則當自知而

入於好自好而入於樂雖終身簞瓢緼袍而不自知
其為辛苦有何煩惱之足患乎感左右勤問之誠敢
誦所聞以告之若試用旬月之功亦必知其有效與
否矣然後盡心力於此事雖由此而希賢希聖無不
可矣尚何待於排遣之術也幸加意焉 甲申五月七日

答李思齋

饑歲人事彼此一般第古人有啗菽而讀書者後學
之所當師也幸勤業自愛以副區區 丙子二月十日
所示節約之功固為得要而亦不可有徑約之心惟
就所當讀之書循序而致精勿厭勿迫不息而久則

自當貫通自當純熟矣朱子書熟讀最好幸加勉如何中庸疑目略復於其末更宜熟讀凡書熟讀最難須手不釋卷如古人所謂食與俱嚙寢與俱眠使書為主而他事為客然後方免間斷之患矣冬間若果更來則可以畢節要矣豈不好也

壬午八月十三日

答金時濟

居然阻隔至於歲晏可勝戀僚書至稍慰此懷第每多苦語霜露之感孔懷之情固宜如此為之傷念至於為學一事只在日用之間動靜云為孳孳為善而已來示所謂玄妙恐求之太過也光陰不留固當警

惕然只可加勉耳至於中夜流涕則又過矣言發於心適中為可而性情所發尤當有節未知以為如何山房看書儘好三冬靜裏應有所得未知欲看何書耶見文辭益進想不輟工夫欽歎無己幸加疊疊焉此頃為未死前一省先墓之計作氣一行其免顛踣

於道路幸耳

庚辰十月二十二日

前日所奉復者誠不無過慮今承所示一念在日用言動不期於存心而有不能放過云者真是下學著實工夫極可喜也所謂善者從微妙中來者固是矣而日用工夫只當求善不當先求微妙求善則微妙

在其中求微妙則易向別路去矣此古人所以言擇
善明善而不及其他也如何如何寄少輩詩語亦清
爽可玩然每覺此意思偏勝若把講學持敬下學實
功以實之則所造其可量耶令人欽歎辛巳正月十八日
自君決然別去之後耿耿一念寤寐不能忘今見書
波濤際天徘徊洲渚意象蕭然如在眼中把書三歎
何能已已使如君世家子弟季少質美者一朝無故
自竄於絕島悲辭苦語甘與草木同腐者實非好氣
象重爲世道慨息也但曉曉易缺皦皦易污其進銳
者退常速如此實非真實長久規模亦不得不爲君

憂之未知以爲如何淡源昨寄書來淡以君入海之
計爲奇亦以上文憂君之意戒之矣所謂妙關是何
物平平存存略略收拾是持敬之實也癸未九月二十日
淡月而書再至孰謂海島之淡乎寒冰已至正好蟄
藏一室靜趣想益有味書中永矢努力之語爲之三
復唯願勿弛書冊課程蚤夜孜孜當有日新之效矣
陋句當時信筆寫出亦無足觀且謂不嬰於高懷不
必追呈矣不謂勤索之至此也茲令孫兒寫寄唯更
於所謂讀書務實處重加意焉則區區之望也十月十三日
讀論語得奇味淡可喜但此書如常茶飯若謂之奇

味則又似過矣含疑忍惑姑事課程此最得之課程
不弛至於積久則所謂疑惑者自當觸處解釋矣况
與賢咸及同志有講討之益乎二三同志云者為誰
初以島中離索為慮矣今知有同志講討之樂為之
喜幸示禮樂體用之云則無他禮以嚴為體而和為
用樂以和為體而嚴為用和為貴之和者言禮之用
而已此有何淡疑耶臨事未暇考見本文以復而大
意不過如此更詳之如何仁伯與任孫方同讀節要
每讀書之暇輒思道以恨不能縮地也頃得淡源書
則頗有用功收斂之意亦可喜也

甲申正月
二十二日

來遲去速至今為悵便中得書稍慰此懷第載瞻衡
宇波濤愁人之語寫出真境如在目前自有好平地
何乃自苦如此還可笑也紙末數行感君忠告為之
三復科場是士子常茶飯必有他用心處然後可以
捨此曰各在自家雖父子兄弟間有不能一同者奈
何至於赤子入井之諭以匍匐言也隨處有義隨遇
有命只當思盡其職分而已所患者人不能盡其職
分耳匍匐之念亦私也如何餘萬不能縷縷九月二
十一日
比來絕不得信息方以為戀伴書委至得審靜况安
貞披慰無量第雖不無討食之事有何形役疲倦之

憂以海島而不能安坐讀書則何處有安坐讀書之
所耶殊以爲訝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古人讀書
法也即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之謂也須加
勉於數誦之功自經書以至程朱書無不通貫時方
有所得玩時愒日坐失芳季最可憂也惕念如何此
中僅依昨無足言唯以兒輩團聚聊以响响爲幸耳
餘不能一一所希以時加愛乙酉閏月十八日
書中自訟之辭可見用工之意淡喜淡喜凶歲多暴
者指庶民之無恆心者而言也若士則有恆心豈以
窮窶而陷溺耶應事固不能無將迎之心知其爲病

而斷置則善矣讀書教兒能改其前規循序加勉當
有日進之益凡百就平實地從事如何淡源近通問
否以其美質苟屈首爲下學工夫則何可量也而惜
其誤入而難回也君亦同病切須相與戒之六月二十日
兒輩纔得團聚用天因地誠爲善養而忠教又赴結
城迷路之復誠難矣致意良勤媿戢媿戢家禮源流
曾借南子聞矣子聞請膳一本於方伯以致煩廣初
非自此有所藉手於方伯也人之譏議則固然而不
料以爲罪也草本中鄙人之所手書者則有之而無
父兄筆蹟矣有聞輒相示以戒淡感淡感丁亥九月二十日

縷縷所示淡荷相念頃見玄石門人相與驚動以書來問答以不必驚動紛紜之意而不能見信還招唇舌矣不料君之所見亦如此也語長難竟他日面論未遲也但嘗謂君之島中與世相絕世間風波莫之能及矣左右初計亦自樂此矣何故此等時耗入於君耳而切切如是耶亦可呵也

己丑七月二十日

書中辭意過於迫促危苦殊少寬平舒泰之意恐此亦一病所求切已救病之藥有何數字妙方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是乃終身節度反而思之如何聞令胤之言常看朱子大全云甚善書札之外如序跋雜

著皆好看誦習久久自有所得矣更須勉旃以副區區此常如風中之燈自覺欲滅之時多未知能挨過幾時也令胤之歸情勢固然而乍會旋別良可悵也父子相與鞭策勿令蹉過時節則成就在其中矣壬辰令胤儼然成人持身修謹讀書甚勤淡喜蒙養之正也坏樸已成從此入大學之學希聖希賢只在其志耳來與作伴而老人無所用心或有客或有事應接之外只瞑目倚壁而坐或頽卧而已殊無相觀之善是可媿也

辛卯臘月八日

答朴師漢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哀札得承於憂想之中得審邇來哀候友侑淡用慰
幸第多少哀苦之辭不覺感歎而繼以憂念蓋聖人
制禮立爲中制使賢者不得過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亦與歲月而遷變今見哀諭發於至情者令人慘然
不能已苟徑情致一不能自節如此則其不至於潛
銷暗削喪心而滅性者幾希矣不亦可懼歟昨蒙尊
叔父洪川自扶衙來訪窮谷三宿而返所以憂哀者
實淡而及見哀書殆有過焉區區奉慮不能自己臨
書不覺縷縷淡諒爲幸况所謂門戶之托繼述之責
所係不輕云者哀己自知之矣如此而可任情自疚

而已耶千萬節哀順變加意自持以副相愛之望也
別紙所示籤復於紙端以備裁察耳拯老病日甚漸
成昏聩而精神最昏從此書札人事亦將廢絕矣奈
何前頭流寓之計果如所示則或有一握之僂而此
亦似難容易不敢必也

答李森

自君投筆之後欲一見而相戒矣得官後則尤不易
下來可悵第書來文筆猶如秀才時一慰一惜忠孝
之道文武何殊須凡百謹慎勤習才藝毋尚勇毋恃
力勿以武夫麤人自處操心制行勿失儒生之法舊

讀小學論語常常念讀體認不忘可也此是根本家

計幸勿泛聽也

壬午八月四日

才藝登名以為親榮豈勝嘉歎唯願益以自愛行己
謹慎常以盡心職事仰答 國恩為心可也年尚少
如小學論語及武經諸書不可不勤讀也最不可矜
才驕人以招忌嫉又不可貪於進取以取恥辱也因
筆及之須勿以為老生之談而益思戒懼如何癸未九月
承札知又西出不得一奉而遠去深可悵也第係官
之身自當如此奈何唯願隨處盡心以報 國恩以
小學慎勤清三字服膺勿忘如何癸巳十月九日

答鄭錫老

季易邁而學難進吾人之通患以此思懼方知寸陰
之可惜須加勉如何大學或問百讀而未知味則又
加百讀又不知味則又加百讀似當得其味矣於此
一書通透則諸書無難讀者矣試加意用工幸甚孫
兒無病可喜第提撕勿令惰慢幸也甲申正月十三日
專拋學業之示雖出自謙亦為之奉歎所謂學業非
必坐而讀書只是隨處提撕隨事體究但使一日之
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
純熟而光明者乃朱門真至之訓也加勉如何庚寅八月

聞遊香山如有行錄投示如何遊歷之處或遇善士或聞善事須一一記取以來如何

答李錫九

纔因孫兒輩得聞聲名矣乃於僂中特惠札翰深致鄭重之意既以仰感不鄙之義又得略窺所存其於操心為學之方自用工夫己不淺為之三復欽歎第有徒步來訪之計在左右求道之誠固為切至而媿鄙人之無以奉答也老病垂死之境精神昏昧區區舊聞忘失殆盡雖或相對有何所助於賢者耶恐千里負笈徒勞而無益也唯希益以充闡以副吾黨之

望 辛卯六月二十七日

所示日用工夫深慰所望心地真實鮮有如左右加勉為幸此事直是終身之事存心讀書勿忘勿助久久不退則不知不覺自然日進于高明非今日用功而明日責效者也同志麗澤最有益仁伯相聚則必兩皆有益而仁伯之窮困轉甚是可歎也壬辰五月十六日書中所示讀書治農俱是日用工夫院齋文會尤為好消息須加勉以慰遠者之望如何頃見仁伯書亦謂與左右冬入寶蓋山寺同榻云若得頻頻講會如此則豈不長進但仁伯因尼愈甚雖欲同粥飯之僧

亦難自資是可悶念朱書綱目之讀仁伯之言是也
然聖賢之書有何彼此當如常茶飯相間讀之勿怠
勿助自然有得矣承有來訪之意而衰喘之無事過
夏未可必仁伯亦不能來可歎

癸巳四月二十五日

與朴弼基

昨因過客伏聞大監調候又有添感之證未知即今
又已勿藥否重患之餘小添亦可畏仰慮不能已所
遭近事自關危會咄咄奈何泮疏一襲金書意未知
出於誰手疏末以甲寅己巳為言已事皆自懷發之
今又拈起作鬧未知又有何事也金書所謂沐猴舞

者指何事而泮疏所引中庸云云者因何語句而講
張如此耶幸略示破時論猶不止云若或至不免則
幸以南中為圖如何然 聖明在上安有此事仰屋

憂歎而已

癸未五月二日

上食一節家禮無罷於何時之文故沙溪先生則以
為並罷於罷朝夕奠之日如宋頤庵則以為仍行無
疑而自朱子以至吾東儒先皆以從俗從厚為言此
從俗從厚之所以為定論也沙溪以朱子居寒泉辨
聖歸奠一款為罷上食之證而此則恐或未然安知
非朱子身居寒泉而使家人行上食耶然今日定式

似以申飭將來使人無敢效而行之而已既遵遺命而停之則到今恐無變改之道况遺命已慮其得罪有雖得罪不可違之言則豈不尤爲重難乎以死者言之所據者猶是古禮以生者言之所遵者父命朝家亦安有以據古禮遵父命而必致於罪之事耶雖終不得免於罪亦命也順受之而已奈何鄙見如此未知如何且喪事即遠小祥前不行之事何可復行於小祥後耶求之禮意亦恐不然如何

墓所沙汰之患極用驚懼上墓前則不甚峻急補治或不難而下墓北邊側峻幾數十餘丈萬無補成岡勢之力不補則冬而凍頽夏則沙汰又可慮將何以爲計憂悶罔涯其岡本欠豐厚北邊則餘地無多且沙土不堅又有一類則及壙可畏如之何則可耶兒輩遠不能進去茲令拙弟委進以審且與僉哀商量以報耳楊牧應見恤念新穀出後即圖補築之役如何仍念山麓崩頽既如此則無有完固之理雖補築之堅倍於本土歲久浸潤終必一潰此間連山地有一士夫家頃季墓所沙汰幾失柩僅得於頽下沮洳之地其墓則已久遠在其祖先時以有官之人多得人力封樹甚壯而忽有此患似是當初補土而用山

明齋遺稿卷二十五
云云以此觀之則今雖補築完固後日之患難係其
無也遷動固不可輕易爲計而局內若得稍可處則
蓄力遷奉可爲永久之地而此亦何能率爾也過慮
所及敢以悉布如何甲申七月二十八日

答閔允昌

日月不居祥期奄迫想惟孝心罔極哀慕號隕何以
堪處懸戀不能已昨遞得承哀札深以爲慰所示祔
祭一節鄙意鄭士仰所言爲是矣蓋家禮祔祭無分
於長子仲子人皆行之與虞卒無異則當初雖或未
遲何可仍而廢闕耶練祥後皆不無可據之文恐當

行之於祥之翌日也前喪祔祭之不行未知何故無
亦出於未遲耶此則過時已久恐難追行也如何拯
老病遠蟄三年之內竟未能一哭每念平生只增悲
悼而已餘只願節順就禮昆弟氣力支勝以慰區區
之望也千萬不能盡意已卯十一月十五日

答吳遂元

遠承惠札得審比來侍下僉履萬珍慰感無已拯坐
違國命已踰半歲憂懼悶蹙何可盡諭垂死殘喘
已無轉動之望有何出處之可言荷見念之勤無任
媿戢令弟看書甚精詳病昏中警發實多恨同處不

能久解攜去老懷至今為悵讀書不熟則終無浹洽之味詩書幸令必讀滿百遍成誦如何欲其復來作伴過冬而未得肯諾然在伯仲墳簾夙夜征邁之地亦當勝於此中孤陋耶餘萬不能一一所希昆弟自為朋友相與切磋琢磨務為遠大之規以充天賦之量區區之望也新涼加愛巳丑八月十六日比與令季同處何時不馳懸於左右也即承惠札辭意鄭重有踰尋常感戰之深為之三復而不能已先大監遺文伏蒙投示獲覩未見之書實是孤陋之大幸也願此老病精神昏塞已甚恐無足以仰窺一二

是用媿懼至於跋尾託名之教極知出於不鄙之意而凋耗如此文字忘失殆盡尤無承當之路只增悚仄而已謹奉留侯卒業後謹當奉還耳令季看書精詳曾所放過之處得賴其警發者多矣老人之一益友也今挈家而歸何悵如之昏甚只此辛卯正月二十六日病昏無人事經年在尾一未奉問及承惠札感與媿益仍審新春侍奉萬社雅履日休區區慰仰不能盡諭第大需之下應已解歸而臺章猶未停云未知此何事耶李尚書奄作古人極可傷惋亦關自家運數奈何拯殘喘尚爾綿延自媿支離而一家及親知間

死喪相繼老懷悲疚亦不自堪無足言者書中所引
玉成之語爲之感歎古人所訓實有真至之理非姑
以慰遺憂戚之辭也然實有工夫然後方可以不負
天地之心矣所謂工夫者即動心忍性精義熟仁之
事也其在方冊加勉焉幸甚知自道之意出於中誠
妄僭及此還用悚仄餘萬心昏只此

癸巳二月二十四日

答林象德

頃於近住之日累荷勤訪而媿此聾塞無以款承清
晤至今不敢忘即承惠札得審酷熱侍奉神相居閒
進學氣味清裕區區欣慰又難容諭既與時枘鑿則

久於江湖固其宜也及此暇日益求其所未至外無
攬掇之憂內有靜專之樂豈非左右之幸耶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千萬加勉以副士類之望幸甚拯劣得
支吾三伏而氣息日微朝暮不能自保無可言者似
聞儒章又上未知前頭有何節拍適望爭端致勤
聖念慙惶之極無地自容奈何精神昏甚僅復只此

答李晉聖

近來工夫當有進益張子所謂每日須求多少爲益
勿使有俄頃閒度者真切要之訓承有自訟之語偶
思及之

丙戌臘月十二日

明齋遺稿卷二十五
追喪非但禮無其文孔聖與孟子皆少孤而未聞有
追服之事後來儒先亦未聞稱道之語唯栗谷先生
有張叔孝行錄其後間或有至性哀孝之行此者而
只徑情直行而已非求合於禮意者也且行此者皆
襁褓或遺腹不識父母之顏者也若稍有知識以上
能知父母之喪者雖不能執禮如成人亦已行三季
之喪矣決無以不能盡禮之故再服三季之理以此
揆之則可知其決不可行矣至於心喪之服則當如
父在母喪期除後之服色而已總巾帶之制恐無可
據也然其不可追喪之義如右所陳則其不可心喪

亦可見矣

昨於覆札中詢及此事不覺怵然已之所不能行
安敢遏人之至情耶唯是以禮言之則不過如右
所陳而已然左右亦遷就於心喪之節則心所不
安於過中之禮者可想矣若言過中則心喪亦然
矣昔者張南軒省墓時必哭今若依此總除之後
朔望省掃哭而行之則亦可以略伸哀慕之心矣
未知如何賢者之俯就實以禮不敢過故也唯在
孝思擇而行之耳

禮賓儀節初欲依君言用丘氏儀節饗上客之儀略

成節目矣近來更思之自我做禮還似未安且有待
王入不可用鄉禮之議茲不免還就通行常規欲依
而行之庶幾小過鄙意如此略此奉報如有更教者
示破如何儀注草呈覽後還之如何禮賓節目欲不
用故還削之第亦呈似亦覽還為幸

答李真洙

續承惠札如獲一晤第審往返石城喪次何堪悲慘
且忙作覲行奉覽書辭為增慘惻所示緬服中祠堂
參禮雖無厭尊之嫌廟中與靈座異恐難以衰服行
事似當略倣喪中行祀之禮以素服行之則為可耶

未知如何過於墓所則服未除之前自當哭而拜謁
張南軒於拜墓時必哭常時亦如此則况緬服中乎
鄙意如此未知如何精神昏耗且日暮未及檢看書
冊只以臆對悚仄悚仄餘只希行李慎護未及拚敘
悵歎何已已丑至月
二十八日

答李世珩

侍奉之下遠遊豈能如意唯敬能勝怠則學自進矣
幸加勉焉自經書下逮程朱書不可不早讀工夫儘
大須惜分陰如何無以奉謝略布區區癸未七月
十八日
為學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法

有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此皆朱夫子之說也夫子之教人千言萬語不越乎此後學之欲希聖而希賢者捨此無他道矣感君誠意為誦所聞幸服膺而加勉焉雖不免從事於科工苟立為學之志則科工中亦有用工夫處擊蒙要訣有論科業處不可不體認而服行也要訣一卷常誦之如何甲申五月九日

答尹廷彥

書中縷縷自歎之語尤令人戚戚也是何立志之篤如此而病故之拂亂如此耶然病不能殺人而有志

者有必遂之理幸無以病自沮益以充養養得純固時病亦自去矣千萬勉旃如何辛卯六月晦日

古人處貧之道其於奉親之節豈無可切迫者而無可奈何則亦安之而已所謂安之者亦豈恬然惘然之謂耶然念及於此為之傷歎古人文字安有迂闊之資而視以為迂闊則恐有信道不篤之病也加省如何凡心之動孰非自中出者只就生字原字危微正私等字而看之則有此等意思云爾恐不必局看也但魯齋之說先儒以為不必觀蓋病其贅論於本意之外也病昏不能更檢看裁察為幸壬辰五月二日

答崔泌

為學無別法只於少壯時節悉讀聖賢書為根基所謂聖賢書自經書下至程朱文字是也此非等閒工夫須立得遠志惜取分陰逐日無俄頃虛度則季少美質所就何可量耶千萬加意也

癸未十一月八日

答朴弼傳

自先先生下世之後未十年而德門禍故一至於此此何天道耶大夫人侍奉之下何以慰警區區憂想之餘竊不勝悲傷之至方在憂患之中不得委伴奉候尤切耿耿

壬午十二月初八日

一自尊家禍敗之後無與嗣音每念平昔不堪悲歎昨自金教官許傳致吾賢惠札披玩以還不覺驚喜之深也想賢季歲纔弱冠耳乃能勵志自奮致意舊說說出心事藹然可見噫尊家文獻之傳其在斯矣區區故人之情其為感歎何可盡諭也拯老病垂死人事已絕無由一接英盼以瀉此懷只增悵然而已因復修謝不能盡所欲言

丙戌四月二十二日

萬自愛如何別紙所示兩條謹悉讀書之法固以誦
讀爲先若病不能讀則當默看看之又看以至於熟
則與讀誦何異且默看之功或勝於誦讀何可不讀
不看坐待病差耶此則非所疑也至於舉業取捨則
先先生在世時實奉以講討矣鄙人則以擊蒙要訣
科業學問兩下工夫之說爲主而先先生則斷斷以
爲不可兼治欲爲學問則當捨科業矣平日所論嚴
切如此而後入乃以科場之事爲世大僇每念之痛
心今若捨絕舉業專意學問卓然樹立承繼先業則
豈不美哉豈不韙哉若親命難違則有要訣在亦非

他人之所能定也如何如何拯向來一病幸未漸盡
而德劣益甚卧以度日無足言者從孫之以薦得官
方溪媿悚承此諭及益懼無以堪之也餘萬情草不

能盡意惟心諒

十月七日

所苦常在讀書未專光陰易失誠可歎惜然病中亦
有病中工夫唯在勿忘而已心苟不怠則隨時隨處

無非進學之地幸勉旃如何

戊子六月十日

書中縷縷益見雅意爲之三復四子及近思心經家
禮此數書乃爲士者沒身從事者也何可揀擇於其
間昔有問於楊龜山曰論語中何處爲要切龜山答

曰皆要切此言誠有味也既以專心熟讀為志須加
勉如何為士者立志誠難志苟立矣何患無成書中
追慕無逮之語尤令人感動此即小宛明發不寐之
心也亦何為哉只當夙興夜寐日邁月征而已千萬
努力以繼先業區區之望也精神日益昏昧每見賢
書感與喜俱而愛莫助之唯有冲悵每欲以時修問
而不能如意奈何壬辰正月二十三日

伯氏亦平安否小宛四章相與誦味則尤幸賢之
字示及如何

答宋翼輔

昨承尊府惠書知君下來方以為慰即得手字如見
面也尤可喜感第日寒如此何能即來見須與東源
相守讀書如何長夜短檠讀書儘有味此最急務見
君文筆俱勝前為之把玩不能已若留過今冬則所
得必富矣勉旃為佳甲申至月三日
擊蒙要訣實學者之要訣也求得畢讀之如何立志
最先持身次之君若勿忘昨日之意則老人之望也

答趙漢輔

聚斲之懷連日悵缺見抵諸友書何胡亂如此耶古
人作字甚敬此亦為學後勿如是如何丙戌九月二十二日

前冬書謂今春則必來見而竟不來與長者言而不信何耶悵歎歲初書及到海復書並承慰而書不如面矣春來有何工夫首陽有先賢遺風士子之向學者有幾人耶如有相從者幸為之一一示及如何

四月二日

今書又有歲換後下來之語未知今則果然否凡有言而不踐則為不信欲必踐則事故之相掣誠有如前書所示者此古人所以重於然諾先行而後言者也此亦謹言行之一事故及之

臘月十七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六

書

答吳遂采

連環之夢雖切暑濕生疾以貽親憂亦不可不念幸停行戒稍待潦收暑退而後動如何想君欲歸未歸且以疹疫之故居處不燕必多愁惱而君子於不如意處隨遇用工夫常使此心泰然自在此所謂操存之學也唯隨時隨處不廢書冊要以勉學勤業為遙慰倚閭之望可矣君意以為如何

丁亥六月二十日

白硯滴送助文房之用古者君子比德於玉不可

明齋遺稿卷二十六
徒玩物而已

君書索試紙良勤豈病中一念在此耶觀科亦早矣重病之餘氣血虛損且須完養勿爲科工如何學者立志當爲遠大之規如監試何足道哉君讀論語矣毋欲速毋見小利此等格言真可服膺也七月十一日

科事能中選成名以爲萱堂歡豈勝馳賀但古人所謂行之爲事業者不在此願勿以妙季自多務爲實地遠大之圖區區之望也遊傲戲劇亦易生病須自斂飭勿被外累侵亂爲佳戊子二月五日

近思疑義劄錄甚善劄錄時看得更著心不待問人

而自悟處亦多矣書不熟讀終不能浹洽橫渠之必使人成誦者實是要法也須勿虛度光陰益加勤勉如何此逢涼後困惱彌甚卧時常多無足言亦無人

相警發昏倒時益思君耳

己丑八月十四日

書中有就山房過冬之語與其就山房何如下來此中與其無友獨往何如來此作伴趙郎既不來君亦不來奴馬空還何悵如之示疑目看得甚精密且能說出所疑淡喜欲寫出時看得更精故每如此則自熟矣就來紙略復於逐段之下東源之所辨一紙并去裁察如何東源以其父病無暇於讀書今冬又過

半矣可歎年少無故讀書亦難如意須及時加勉如

何

至月既望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形之一字與上文發字相應言之餘之餘字與詠歎之餘之餘字相應而前後說文雖異而意不相背否文異而意同云者是也前後說別無異同言自有餘非言外有餘也

自惟聖人在上止是亦所以爲教也聖人泛然指在上位者言否全指王者而言否所感所言只指在下詩人而言否此所云皆足以爲教是

亦所以爲教是指政教之行於一時而言下所云詩之所以爲教之教是指孔子刪述之使夫學者師善而改惡所以爲教於萬世者而言上所云是指一時之政教而下所云是總言詩之爲教故所以上特加詩字而明之否

聖人指王者之聖人也所感所言指作詩者而言也所論教字是矣而下文詩字言詩之爲教者如此云爾非以明爲教於萬世而特加之也

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林滄溪曰古猶字或作尤此恐猶字之誤蓋尤字不如猶字之益明白

爲允字者是

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上言本之參之者是學詩者之事此言正之和之者當與上文無異義而似若就雅頌之體而言者然蓋謂學詩者體雅之正以大吾心之規模體頌之和以求所當止至善之所否然正則固可以大其規豈和而後必求其止耶且有一義上言求端之端與此言要止之止若有相應者然蓋以二南與頌各爲詩之始終而謂學者於二南求三百之宗旨於頌求三百之歸趣之意否

然此則恐淺露

正之和之皆爲學詩者而言和以要其止即成於樂之意詩之始終之義亦在其中不可以淺看也

情性隱微言行樞機是通詩人與我而言者否樞機即是始作發動底意下又何加之始字耶情性隱微言行樞機皆以學詩者而言也詩人之情性言行則固在其中矣樞機言發動之所由也謂之所由之始何不可也

年愈壯而學愈蕪之示可謂能自警省矣須知懼而加勉如何看書雖有緩急之序亦安有知不知無損

益之文如宋之新法叢脞處亦當究其節目而辨其得失不可放過也况說義理處尤當研窮到底體認深思不可泛然看過而已劄記疑處與朋友講論最有益勉之如何庚寅閏月十九日

儷語之習固知難免而科工之中最無用適可而止不必耽著也且先立其大者而以此等為游藝之具則庶幾矣錢牧齋集初意或有明末遺聞之可觀者殊索然求一句如文履善吟嘯集中語不可得亦不足見耳辛卯六月二十五日

答柳選

因循二字人之通患既知其病何不勇革博文工夫

最宜汲汲幸加勉也巳丑三月十八日

書中未及比來工夫雖出自謙之意無亦偏於守靜之致歟於書於事必有所得與所疑從朋友間相與

講討乃麗澤之義也如何臘月二日

即承惠札辭意縷縷如得一場面晤披慰無已必待有得而後相見即滄洲精舍論學者之語也可見篤志用工之實為之欽歎但營生科業所累云云雖是自謙之言亦不宜因循擔閣枉度光陰有志者不可不常常警策也頃見榜眼謂賢不曾赴科故意或昆

弟中如前日所議易名者矣今因舜輔知其不然一笑如賢清弱之質宜守靜而不宜於爭場還用奉念

答鄭權

千里負笈古人之行也非衰陋之所敢當而雅義則何可忘也歸後一書致意益勤令人感歎不能已只媿病昏人事稽謝至今也即惟春和學味日勝拯衷臧荐慘氣息漸綴唯溘然是俟無可言者相望不邇雖欲復來何可易也唯願益懋遠業毋虛度少壯時節期以必充天賦之分量幸甚有書有師何患無成所患志之不立學之不力耳無以答謝年少美意有

此區區還以汰僭爲悚耳

癸巳三月二十六日

答任遠

大學或問之讀不可草草讀過百遍方有其效初雖有疑後當自解有得於此則他書不難讀加勉如何學者欲行小學之道者鮮矣今既存心於此則可謂得入學之門矣至於泛泛讀過不能體行之病則既知其病便改之乃是藥有何別樣方法只在自家加

勉

壬辰九月七日

答張洽

一書未報而有再書又未報而三書至致意於不報

月齋遺稿

卷二十六

之地乃至此勤良可媿哉又知與閔君相聚讀習不
輟其為好消息何以加此為之欣慰不比尋常也幸
須益相勉勵以成就為期以大慰深望如何別紙所
論太極之說大槩得之但無聲無臭故曰無極者是
矣而至隱至微故曰太極者非也所謂太極者非隱
微之謂也所謂中庸之言費隱所謂真實無妄之理
所謂各具一太極此等言語各有條理不可如是混
圖說也中庸及太極圖說更須熟讀潛玩如何使兩
書各自無疑然後方可有貫通之效矣如何巳丑二
月二十

書中自訟之說為之傷歎然古人言窮當益堅昌黎
之書亦戲劇也雖真不免於餓死只當付命於天而
已况或不至於餓死耶加勉如何聖哲之字誠似太
過人性本善而明之實難取中庸之義以得善為字
則未知如何道路不邇雖徒步來訪何能如意讀書
固窮不失初心則可以相忘於江湖矣辛卯正月
二十七日

書傳疑義云云

搏埴埴土也搏埴土而為器即所謂陶也擺音離似
摧折之義莊子之言世俗太巧故欲折巧匠之手指
使不得為巧也○都家都謂大邑邑有先君之廟曰

都如今之全州永興也家大夫之家也○雲徂于方者言雲向東方或西方云爾方指空中也

答姜再恆

未曾識面而忽承惠札即此而可以見足下之心矣其心可見則奚翅見其面也只媿衰陋之無以得此於賢者也蓋聞學者之立志爲難志苟立矣何事之不可做也此擊蒙要訣所以以立志爲首章者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則固謂人皆可以爲堯舜矣豈欺我哉來示既已見此大意此後則唯在乎孜孜加工而已若乃加工之方則具在方冊所謂居敬

所謂窮理所謂操存所謂省察此其大目也惟賢者勉之老拙不足以當盛意而千里委書之義不容不

復有此僭論還切悚仄

巳丑四月五日

擊蒙要訣及牛溪先生所抄爲學之方一冊學者最當先讀昔者先人每令來學者先讀此二書茲敢奉告此去小圖即鄙人所爲使家塾後生輩講習者也漫呈一本

再承惠札益見雅志所呈畫一圖以佩服終身爲期尤可喜也更希破著筋骨無墜斯言則吾黨之幸可勝諭耶文辭亦佳而但見稱太浮此爲媿耳冊子眼

暗不能作細字如是書送亦為學大綱題目也由是
而從事則可無差矣千萬勉旃以副區區如何庚寅五月
遠惟春和學履佳勝前冬惠書滿紙縷縷如對面說
心裏事不覺山川之脩阻也用功之方固當如來示
而所讀諸書亦當循序而致精不可涉獵鹵莽先賢
所教具有節度淡望謹依成法勿忘勿助以求實得
如何至於太極圖說不可容易說出今說出如此誠
亦不易然一看頗似泛濫出入當是未能精熟之致
幸須就朱子所解更熟讀精思以俟其怡然理順之
境然後更取所說者觀之當自知其得失也鄙見如

此未知如何小學疑目就其紙頭略有籤復多出臆
見悚恐悚恐餘昏甚不宣唯希益懋遠業以充天賦
之量千里相愛之望也辛卯二月十七日

滿紙縷縷可見進學工程尤用欽歎但所謂先用功
於靜俟精神內充然後復從外面窮理云云者用心
太迫而用功亦倒朱夫子所論程子易靜以敬之旨
不曾詳究耶八處少差做病不少幸加省而改之如
何大學或問及語孟等書為學者茶飯於此有得則
可免前病而太極圖說方知有下落處矣精神昏塞
不能長語幸就節要書中熟讀而詳味之如何承有

來訪之意淡以為感而聾塞已甚不能聽人說話反不如書札之通意何必勞遠來也拯殘喘雖存而只如偶人每見朋友之致意如此未嘗不慙悚也

癸巳元月

答禹錫玉

奉老之下不能遠遊非但勢也禮固然矣所謂學者非他家庭侍奉服勤盡職此實為仁之本是乃學也唯有餘力即以讀書不可怠也幸於論語首篇加意焉如何

壬午七月六日

所謂外馳之病者其時見君之抵兒輩書而笑之因有此言矣蓋內重者可以勝外之輕不務實地工夫

而外求於人非為己之學也加勉如何

庚寅三月二十四日

答或人

擊蒙要訣及聖學輯要皆以立志為首章蓋有是志然後方可為其事故也雖為其事不以誠則不能成故欲其務實非以務實為學之終也亦非以為學之極功也

答或人

情之掩乎形氣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人心使人審其過不及而節制之節制之者道心之所為也

形色天性也人心亦豈不善乎由其有過不及而流於惡耳若能充擴道心節制人心使形色各循其則則動靜云為莫非性命之本然矣右二款栗谷第一長書氣有變乎本然之理者則亦變乎本然之氣也故理亦乘其所變之氣而為人心而或過或不及焉右一款栗

谷第五長書

此三條恐是高明之所疑也然恐不能活看所謂掩乎形氣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云者謂生於形氣之私而非若道心之直原於性命之正也所謂有過不及云者非謂人心便有過與不及也謂由其為

人心故有過不及而為惡云爾道心亦有過不及而只言於人心者過不及生於形氣道心之有過不及及者亦人心也故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只言察夫二者之間而不言察夫道心之過不及者過不及皆人心故也未知曾如此看破否雖上知不能無人心即形色天性人心亦豈不善之謂也栗翁豈不知而言之耶

答或人

上下文二餒字皆以氣不充體言之二餒字無異也饒氏說可疑

所謂無是之是是道義云者誤矣是者指是氣也承其爲氣也而言也下文是集義所生之是亦指是氣也小註分兩是字之說亦可疑

答或人

雲峯胡氏云朱子四書釋仁義禮皆兼體用獨於智字未有明訓嘗欲取朱子之意而補之曰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或者以爲大學或問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今雲峯取以訓智是不明於心性之分也今欲補釋曰智者心之知別之理

或者又以爲朱子曰知覺者智之用也雲峯之說不爲無據亦朱子釋義禮皆就其用處言之之意也今不可遽非之也二說未知孰是蓋義理名目自濂洛以來無不明言而精釋之獨於智字不下訓詁使雲峯補而後人有爭端抑別有明白論辨可證據者而俱未之考耶

別紙所示智字說曾因故友閱彥暉略聞之其後得金台仲和與彥暉書一幅見其分辨心性界分甚明看得到此實不易可知其近來講學所得深可歎服今此所補六字豈仲和之說耶別之理云者似亦精

明齋遺稿卷二十六
確如鄙人看書浮泛本不能深究細思於雲峯說不曾會疑以爲知者智之用大學或問旣以妙衆理宰萬物謂之知則雲峯之添所以字而謂之智似無害也旣聞諸賢論難之後取而更看而亦不知其必可疑未知果如何也別之理云者以玉山講義言之雖亦精確以通書等說觀之無亦偏而不能該耶承問之及不容自外忘僭仰復悚悚來示所引大學或問添所以三字或問則無此二字矣

答或人

齊論魯論云云

以何氏說觀之則似謂二十篇則齊魯論同而齊論別有問王知道二篇云耳然則雖季氏一篇以齊論換入而不害其爲二十篇矣若以文體不相似之言觀之則齊魯二論似各爲一書而上文所謂齊人所記者爲是耶然則魯論一篇闕而季氏以齊論雜入矣皆未可詳

物格云云

昭昭然盡到我曾中云者誠是請客客來之說也物格之諭申駱峯以讀書取譬者最爲的確讀書至卷終者以冊言之則曰冊盡以人言之則曰讀盡以此

看物格知至不費辭而曉然矣第於程子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之說不能無少疑若謂人至於物則格物之格物格之格為二義此栗谷所以有格物之格窮字意多之訓也然一字二義終似未安於此更加訂誨如何

關雎之亂云云

關雎之亂即關雎之詩所謂卒章特釋亂字之義非謂卒章洋洋而他章則不然也退溪若以為未刪之時關雎之上有他樂而關雎為卒章云恐不是文義活潑潑地云云

此句法非一二如光燦燦地黑窅窅地皆是一意蓋燦燦光貌窅窅黑貌潑潑活貌也此註曰潑棄水也水棄之則散散之則分疊辭則為棄之之甚可見眾理散在萬物云云以活字潑字分為二義恐不是文義如何

答或人

禮記以類編次好看亦多有自得處用功如此豈易得乎但庸學恨不如通解之全載章句也大學雖以晦齋為援既異於章句則安能免砭者之鋒也是可歎也若其無限醜詆則偏黨之論也至於講確若以

其書爲有功而賞之則吾當以無實辭之以爲有罪而罰之則亦有一二相關難免收司之律者如斯而已君似欲知之故略及之

答節鎮例問

伏承節扇之問無任媿戢之至鄙人本不敢以官名自居此等例饋例不敢受匪有他意分不當得故也茲以還付來使使之還納小帖附呈以備考納幸惟恕照

答某邑守

意外節扇之問及於窮谷感媿無己顧惟屏螻賤分不齒人事以此親舊相識之外州縣或以官名例致禮貺者從前不敢冒受實懷踰分之懼非有不恭之意也今亦不容輒渝拙法謹將所惠扇封還付來使以納略申區區辭謝之忱虛辱存訊重增悚仄

代庶尹叔父請撰清風閣記別紙

境內無量寺有東峯金時習畫像蓋東峯終於此寺時所畱也越在辛酉季間竹西沈公宗直爲倅於此始建一閣而妥其像至尹宰衡覺名之曰節義祠而扁以清風家從弟雲舉之來守也以其像漫漶召名畫師李澄夏肖其貌而新其飾其後歲戊戌十月日

權宰侂與邑中士子李復亨輩移其閣於鄉校之旁而奉像以揭之春秋舍菜如鄉賢祠然竊念東峯志節已得栗谷先生奉 聖旨而立之傳至推而配諸伯夷其亦晦翁所謂賢者之清而大有功於世教者也祀於學宮之側以致崇報之意使百世之下誦其烈聞其風而有廉頑立懦之操則誠不可苟焉而已或曰像爲頭陀形置之寺則宜而建於學則非愚以爲不然也栗翁之傳旣以心儒迹佛四字斷其平生以之上徹 睿覽則今身可執其迹而蔽其心也况革除之際死義諸人如成謹甫朴仁叟之類皆以罪

死尚未蒙表章之典獨此人以浮沉方外不預刑名之故得以有祀於所寓之鄉則又何忍置疑於形骸之末而與間於嚴奉之禮哉願以世降俗偷人鮮知節義之可尚誠懼無徵難保其久而不廢願謁一言以爲清風閣記陷之壁間使後之人有考焉且又裒粹其遺言之雜見於野記者附諸栗翁之傳之後如家兄所爲 魯陵志者擬以藏之閣中從當奉呈亦乞斤教之也

清風閣中舊所奉安者乃東峯畫像而冠以頭陀之笠頂有一串垂珠此乃當日迹佛時所著也今

以此像揭之於廟貌以示後人俾知此是秦伯斷
髮之餘意可也而然念多士之移享文廟之傍祀
之以俎豆之禮者以其彝倫在此節義在此所扶
者綱常所樹者風聲論其中心至德莫非吾儒名
教之所重也則今當制爲祠板妥諸廟中如學宮
通用之式以爲春秋禋祀之主若其畫像則藏諸
匣中時或展視以表其逃世中權之形似合於儒
佛心迹之辨僉意以爲如何

答蓬山院儒

千萬意外伏蒙二賢遠訪窮谷復以致膳之禮來貺

仍拜下札所以開示距闕設邪尊衛道脉之意甚盛
驚感惶媿之餘區區不勝欽歎之至也拯屏蟄人事
加以衰疾年來益以荒墜當初委教已不敢當雖因
仍累季未承諭許而私心則固已垂悉矣豈宜尚又
踵誤有此備儀幸更諒察由衷之懇亟圖改求矜式
之地以重斯文之典幸甚自餘縷縷謹面布于二賢
所祝藏修加勉切磨互進使正學益明士風益振真
以爲闢邪衛道之根本則區區之至望也庚申九月二十四日
伏承致膳優中所惠書伏審享禮如儀僉齋况萬珍
區區瞻仰豈任遠誠第陋劣尚爾忝冒每布私悃未

蒙僉賢諒察誠切媿悶仍念虛文無實末世通患而
比來中外祠院之遙請齋任亦一弊也竊見梅壑徐
文學博行高遠有淵源誠能請為山長日與章甫藏
修講磨於院齋則當教學有實功成就有實效真不
負古人設院尊賢之本意而一洗世俗名存實喪之
厚譏矣此非苟為克讓之具也誠感僉賢不鄙之義
敢效愚衷伏願僉賢之裁擇焉壬戌三月七日
謹承下札伏審秋享禮成遠辱致牘之貺區區瞻仰
之餘感悚難勝衰陋微分不敢當事前後布懇請蒙
退改而尚未見諒常切慙慙近來則又被中外儒生

連章指斥紛紜之勢未知底止而朝廷之上法義嚴
截當此之時安敢偃然託名於章甫之末以重其罪
戾耶誠乞僉尊特加矜察亟賜削遞非但不使斯文
受此玷累所以保庇微蹤者為惠亦大矣區區衷曲
實非備禮千萬心察幸甚乙丑九月六日
栗谷先生道峯書院記曰書院之建本為藏修而並
舉崇德報功之典此實書院之本意也今世書院之
設莫盛焉而所謂藏修之效蔑乎無聞往往並與創
院設教之本意而昧昧焉退溪先生所謂士而如此
則何貴於士書院如此則何貴於書院者誠可警惕

處也未知本院學規其亦取倣乎隱屏精舍遺規否耶如有之則願得一通而讀之如未有也則願取朱夫子白鹿洞揭示者及滄洲精舍論學者文及退溪先生論書院事數書及栗谷先生學校模範隱屏學規牛溪先生書室儀等書寫爲一冊使入院者無論老少皆誦習而服行焉庶乎有得於朱子退翁以來創院設教之本意未知僉賢以爲如何若然則又必得學明行修可爲士林矜式者爲之院長俾之相與周旋然後真功立而實效見誠不宜遠寄虛名爲此文具而已也誠感僉賢之至意愈往愈勤無以仰效

敢陳鄙見幸財擇而進退之也鄙人之辭免齋任非苟爲謙讓而已其空踈病陋之不堪任重姑置勿論而山川間之窮病相纏末由一隨諸賢之後塵畢竟全無實事之可言如此而謂之齋任不亦無謂乎乞僉賢更察事理之當否亟以改圖幸甚

答靈光龍巖院儒

別紙所示謹悉多少貴鄉終始經營之誠勤與夫當初舉措之苟簡不苟簡非不知之而既已奉享祖考之後則先人之配享於祖考之廟者義理當然無可疑者其在貴鄉之道亦宜輟罷新剏而歸一於舊院

明齋遺稿卷二十六
不可以一時舉措苟簡之失而必欲各立有若務勝之爲也蓋貴鄉旣以尊慕之誠有此建祠之議則父子兄弟同奉於一祠彼此章甫同事於一院豈非美事何可一向攜貳以資傍觀之譏誚耶幸僉賢更加商量亟罷新營之役與舊院諸君講究合享之儀如何此不但鄙家之幸實貴鄉章甫之幸也僉議每以位次爲言此則不然先人配於祖考也非配於睡隱也且睡隱節義之高卽我家父兄之所慕也以祖考之故而爲配於睡隱亦何害也鄙意如此故旣言於姜生及沈君父子宋生之過也亦言此意更希諒察

蓋一郡兩院旣有各尊之嫌而祖考與先人父子各廟非但情理之未安亦必有不悅者意外齒舌且或以先人之故而於睡隱或有輕重之議則亦甚未安此皆鄙人之所大懼也爲今日計者誠不如棄舊院當初之失而思一鄉保合之道輟罷新祠則旣無營建公私之撓矣歸同舊院則永絕彼此攜貳之隙矣自餘爭狠小故則直可付之一笑矣未知僉意以爲如何

答靈光儒生

伏承僉尊下札有所俯詢無任感悚之至孝憲公先

明齋遺稿卷二十六
正俎豆之議頃已獲聞不勝瞻幸重蒙垂示益切景仰龍巖書院既是孝憲公平日棲息之地則就而合享實爲允當既已合享則位次一節只以世代之次奉安於北壁下第一位事理當然恐無可疑東壁西壁之位恐非所論未知如何拯老病昏陋人事已絕况於學宮斯文重事尤不敢有所預聞久矣今以本院事係鄙家先世之故不敢不陳鄙見還極悚仄已卯

答昌平儒生

意外伏蒙僉尊委遣同志之賢者惠以長札見稱浮實執禮過恭令人惶汗不敢承當第因而謹審垂諭之意又伏見尊先生所著自警一編及門人敘述諸文字得以竊窺尊先生德義本末之大略存心用工之實地有如此者而誠偽義利之辨真所謂警學者淡痼之弊守靜晦彩之節尤可以鎮末世躁競之風皆前所未及知者其爲固陋之幸已不勝諭而至於函丈當時教學之懿與夫仁鄉追慕揭虔之誠實亦一方之盛事也向風欽歎不能自己鄙人屏藝窮谷於尊先生在世時雖未承一日之雅而曾荷其胤子委訪致意良厚今因鄭生潭書所示及此來郭君所傳又知尊先生平日眷顧之意聲氣之感亦復不淺

豈不欲因此文字略效區區景仰之忱少償並世交
臂之恨兼以仰謝僉尊不遐之意哉願以鄙人學識
淺短文詞凡陋本不足以堪任重事加以年來衰病
昏劣精神銷亾凡百人事一切廢絕雖欲不揆僭冒
勉殫誠力亦所未由非苟爲飾讓而已以此既負僉
尊委教之勤又虛郭君遠臨之勞慙媿悚仄不知攸
措敢憑紙面申布區區

甲戌四月十三日

答永春院儒

下詢請額事鄙意恐不然蓋書院疊設之禁朝家每
加申明而近來士子輩處處紛紜議者以爲當今之

一弊先人祠宇之建於交河者既蒙 賜額則今雖
陳疏朝家必不泮許恐無益也非惟無益爲士者冒
禁煩請於義尤爲未安恐不如停止請額之議而加
意於讀書藏修之實功毋負當初建院之本意此爲
急務未知僉意以爲如何

答綾州儒生

意外伏承僉尊下札不勝感媿仍審示諭縷縷滿紙
尤切悚仄之至鄙人衰陋屏蟄人事已絕本不敢當
齋任之名初既強稱後又因循每因致牘之便輒申
懇辭之忱而尚未蒙僉尊之諒許尋常以爲慙懼矣

豈料今者又因鄙人生此鬧端於院中耶驚恐慙蹙
若無所容竊詳委教之意似欲聞鄙人之言以爲解
紛之地鄙人於貴州儒林識面者無幾安敢有彼此
於其間茲事曲折亦全未有聞誠不知所以爲對况
始以參疏儒生而進去終以不參疏錄而退歸如僉
尊所示則未知有何執言之端而遽以題目相加耶
非但僉尊自以爲枉揆以公議實所未安反復思惟
終莫曉其所以也鄙人以草莽微分累及世道常負
罪戾不止此等事唯願僉尊照檢前後所復鄙書可
悉鄙人衷曲不在禮辭亟去鄙名於齋任之列勿令

久得罪於士論則私分幸甚

答江界景賢院儒

地遠南北而惠書遠墜信乎山川有阻而人心無隔
也既而三復書辭執禮過恭致意鄭重自惟窮谷鄙
生何以得此於僉賢始感終懼踉蹌累日所示晦齋
先生書院記文鄙人不敢當鄙人學識昧陋又不能
嫻於文字本不足以當此等重事加以季老病昏心
氣凋耗日用酬酢幾盡廢絕何能尋繹舊聞有所敘
述以副士林之望乎不然託名於院籍之末固後學
之至幸而僉尊遠屬之意又如此其勤何敢苟爲備

文禮辭之計也虛辱僉尊千里委教慙負訟歎不知
所諭伏望僉尊改求鴻筆以重斯文幸甚庚辰五月十日
竊惟書院之建在萬曆丙子與熙川兩賢書院同
時熙川書院則有栗谷先生所爲記文而此院則
何以至今闕然耶創建之時金公繼輝爲監司而
熙川訓導金鉉請建云事載於朴玄石所編東儒
錄中矣來書別紙中不及此事故敢此仰諭金訓
導及先生之存得陪杖屨一期云未知或有後孫
耶鉉字或作欽字未知何者爲是也

答明舉院儒

伏蒙僉尊下札示以趙副學令公祠宇之議不勝竦
然感歎之至噫我浦渚松爺兩世盛德之餘副學令
公又以文學行誼克趾其美業未大究奄棄明時中
外志義之士莫不驚惋痛惜况在僉尊一鄉平生愛
慕之心耶宜其象賢崇報之誠齋發於期歲之前而
不能自遏也第竊詳來教有所俯詢深用媿悚區區
淺陋之識本不足預議於士林重事而比來益以罪
螫杜門度日何敢輒踰賤分妄容一喙以爲僉尊之
累哉千萬不敢承當伏想僉尊有以恕諒之也丙寅二月

答務安院儒

伏承僉尊下札伏審忠簡公金先生祠宇將有市南
俞先生合享之舉斯文盛事士林公議伏不勝瞻仰
之至俯詢一節有非昧識謏聞所敢與論而伏蒙僉
尊列書章甫委來禮意過隆尤非敢當悚仄之極不
知所諭第來教所謂 賜額之院則凡有追享不容
擅僣必 上聞而後可行云者亦竊嘗聞儒林之論
有如此者其爲慎重之義實難別容他議然遠近學
宮或有已行之規例更須廣問博訪而處之幸甚鄙
人屏伏衰老不敢預於人事久矣今以市南先生是
鄙人師門不敢自外略此仰復伏幸裁察

答居昌儒生崔海翼卞楚寶

昨者貴邑儒林委佯以書辭意縷縷極可悚恐此事
若果有之則當在安陰而乃發於隣邑當初固已致
訝而僉賢以爲兩邑當合力爲之故不敢容喙矣頃
者因人聞安陰士人之言有所云云方用瞿然而今
此書乃至矣竊念我仲父平生以謙卑自牧含晦以
沒世今豈可以此等外事無所損益於實德而被入
是非於身後耶恨鄙人見事不敏不能奉止於當初
僉賢來言之時致此尤悔只自罪訟而已伏願諒此
至懇寢罷其事勿終至貽累於古人幸甚此非敢爲

屏螫微分苟免人言之計也實懼我仲父下世數十
季之後無端入於僉賢爭鬪之場受無限唇舌也其
爲切迫何以盡諭千萬付全君口布更希深諒

答露峯院儒

伏見露峯院儒僉尊聯名與從孫東洙書不勝驚恐
之至近日之事乃此中之不幸龍潭之執迷耳此只
如一家父子兄弟之相詰而已豈士林上章陳辨之
事耶茲敢一一條陳于左以冀僉尊之諒察焉蓋家
禮源流之冊乃先人與先師市南先生在錦峽山泉
齋時連牀共討互相手寫而編成者也市翁宰務安

時謄出一本而手寫之草本則還于先人兩家各藏
一本以爲臨事考閱之地矣一書初無彼此故世人
或互稱於兩家矣其後先人撰市翁行狀而以是書
爲市翁之所編蓋以共編之故舉而歸之也此書本
末大槩如此今者龍潭欲刊行而邑小力綿不能獨
辦故言於大臣陳達筵中使湖南助役而龍潭初不
知當初共編之實只以先人所撰行狀爲重乃以市
翁獨編此書言於大臣大臣遂以龍潭之言上達矣
其大臣與此中爲一家故上達之後書問此書之顛
末答書言其共編之實則龍潭見此生疑以爲市翁

獨編之書而以為共編是有爭較之意也以此遂有數書往復此乃近事之曲折也當初既是共編之書又有先人所撰行狀則龍潭之所言大臣之所達皆無不可近來只以共編與獨編私相辨詰而已此豈士林上章陳辨之事耶

士林上章事體不輕別無辨明之事只因私家相詰之端而舉此大事則非但士林舉措未免輕遽龍潭亦且不安其官大臣亦豈晏然耶以私家之一事而起鬧於朝廷此實不可之大者也

其書龍潭則雖認為市翁之獨編而其實則先人與市翁之共編也今此刊役實斯文之大役也儒疏若發則龍潭必不安居而此役必廢是儒疏之所辨明者無他事而只以沮敗斯文之大役而已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此中所遭龍潭之事非但不幸而已實亦羞恥事也尤為切迫者則非一端矣然儒疏之千萬不可則實如右所陳不然則何敢以私情而挽止公議也恐東洙之不能詳答敢此力疾仰復區區此懇非為私也實為士林之舉措也實為斯文之大役也千萬諒察幸甚

宋生歸敬承惠書備審向來素履超勝且得多少誨諭區區感慰難以言諭其後因人聞兄捲向堤峽而和叔亦欲轉入既歎僉兄勇往不顧無有係遯之慮又羨其惠好同歸兼得麗澤之資如我屏螿未由追攀唯有向風增懷而已卽辰春事已闌山林日長雖復世道之憂不可弭忘而靜中之樂亦無終極安得致此身於僉邊以共晚景活計也拯一病經年杜戶呻吟待盡餘日而已無足言者唯是虛名未脫而世變日生識見難明而離索日甚深恐日入於狼狽之

與李養以之漁

域而不自覺知也令人中夜懷惕望兄時加警誨以開迷昏此實真至之祝也示諭朋友講論不可以辭語遜拂有所逆忤誠然誠然鈍拙本不會說從前不能隨事講討以求訂砭然其所望於朋友之實攻者實不厭其峻幸垂諒悉至於與和叔云云者則似恐未免有尤人之意明者當自知之誠有餘而言不足程子此言有味敢爲誦之所示二紙前皆略聞者也栗集之編已定爲前後二帙今不須更論而但推而比之於王氏之變亂則亦太不倫矣所謂自主張之病則學者之通患豈徒和叔之所當戒哉吾儕皆不

可不自反也中庸之論尤似未安講究禮變而行之者乃學問中之一事與議禮制度豈不懸殊耶無星無寸之論亦恐未然夫義理無形若不排比文句引證發明而只以義理二字包之則其紛紜參錯尤恐無所折衷其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不又甚矣乎此皆當更加商量也妄論及此自知僭踰如未當理拱俟更教耳相望杳然惟祝凡百慎愆以慰瞻嚮

朋友說所引諸說皆聖賢之言與事有何可擇和叔書所謂淺深高下之云似亦規兄之偏於一邊其意似亦有為而言願兄之勿以揮斥而心繹之也竊觀

所論自出處說以來動以聖賢作用為言此豈易學

聖人以魯男子為善學下惠者不可不加意也論學

則不欲到底處事則多循人情事勢雖是他病吾兄

又必欲到底主張又不顧情勢所宜如出處之必以

之必以不絕為主者是也恐可相為弦韋也抑拯亦與和叔同病

而有此見耶好笑所論程朱所處元祐慶元間事非

謂義理不如此也前書特恐或因病於他人之怒目

切齒還倚於一偏也依樣之論來示亦然姑未敢索

言求正雖蒙見警以自待之輕防慎之甚而亦不得

不爾唯俟早晚面討多少耳

和叔修業之工實見於講究經書句讀攷索義理編列前言往行等事其有益於身心而有補於學者豈云淺鮮恐不可以博雜槩之也所謂上達未嘗不具於下學之中所謂道未嘗不在於日用事爲之間若以此等爲玩物而別求所以講明乎道則恐其空言無實益以甚矣聖賢說話無所不備學者每就其近於己意者引以自助而不能公心以觀理故自以爲得聖賢之意而未免反陷於私偏兄所論依樣之弊亦不可不反省也僭論及此悚仄悚仄和叔露梁之計未知信否近京之地未

知其可若與相遇幸商量之如何

出處之義所引無非聖賢說話誰敢致疑只是時義恐與紹興有異而寒溫飢飽人各不同兄必欲駕聖賢之說而必欲驅之以一律故向者疑其未然耳然見自無事不須復爲無益之辨至於朋友說則兄自謂不以不絕爲主若爾則黃仲本跋固已詳說而極論之無以復加矣何必更立一說拈出不絕一款重複而不已耶且所謂大故惡逆向者鄙見亦如尊諭矣前秋與和叔講及以爲逆者逆理之謂非必指反賊也始不能無疑及歸見詩傳以不忠於君不義於

明齋遺稿卷二十六
友爲大故而後覺得和見爲是未知如何大抵講論道理當就事物言行上究極是非誠如尊命如論出處則隨其人之大小而論某人可出某人不可出論朋友則隨其事之輕重而論某事爲大故某事爲非大故方是著實若懸空而泛論則聖賢說話具在方冊獨不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前日所謂空言而無實者蓋謂此也兄以如此講說謂之事業此亦未安學者之遇事講明所以精吾之義而利吾之行非以爲事業而爲之也今以此爲一件事而認爲大事業則吾心已外馳而所講無意味矣區區僭妄竊謂

高明之病或在於此未知以爲如何來論所謂學者必信聖言必學聖道又所謂求合乎義理不可求合乎情勢又所謂義理天下之至公無彼此內外之間者皆是聖賢之訓也至於世俗之弊尤似切至敢不服膺而警省之哉和叔論著見其大有益於後學前書云云非欲廢朋友直諒之義也近得見其大學記極有開悟之處老兄亦當救偏補弊而共助成之不宜泛攻其外而已

意外得承臘月下旬惠書憑審向來靜養萬重區區慰感不容言諭至於縷縷滿紙矜憇迷誤指示遷改

明齋遺稿卷二十六
之道若非老兄之舊情舊義何以不避風色有此倦
倦耶三復媿哉不能已已蓋拯之今日所遭莫非見
識昏滯處義顛錯之致其爲訟悔於方寸者何止老
兄之所責數而已貽辱先人貽羞朝廷貽累世道貽
譏後世公私罪戾死難自贖今日自處之義唯當閉
門念咎自靖以待盡而已以此來諭所及諸款似或
未悉鄙人事情者至於詆斥栗翁之語亦疑其有無
則尤爲可歎而皆不敢一一條復以求更教之計非
敢於老兄不盡吾心曲實懼又煩聽聞而或反爲累
於老兄也未知可以下諒否

乙丑元
晦日

前日智教之獲拜也語及鄙人且言令姪參疏之義
而面諭以不復與書之意淡媿不屑之誨而亦不能
無悵然於私心矣今茲委問鄭重若此此實出於盛
德忠厚欲已而不能遽已者也三復感歎不能已已
示諭縷縷豈不重加警惕然既往言之無及雖今日
事既到此境界安有所謂恰好者然道理則應有處
此之方而真知實難如高明之矜愍而指導之者以
迷惑之見似猶有一重膜子未知如何蓋鄙人今日
只是理窮勢極無有一線之路只得泯默罪戾待盡
餘日而已非不欲攄出危衷悉以就正而自念以此

自靖於微分者已三季矣終不敢破此戒非敢有隱
於老兄也儻於未死之前一得邂逅從容之便則庶
可以抒此多少而何可易得也

丁卯五月

與俞相基

戀中又得哀札審饋奠之餘氣力支保慰幸慰幸論
語之讀實是切要蓋初學莫急於四子而語孟尤當
先讀讀此而有得焉則其餘經書即可易通矣見哀
書辭文理已大進著意精思而熟讀之將無難之不
可解矣須以立志爲先古人以立志比之基址志大
而後百事可做先正文獻之傳庶幾不墜於地一悲

一幸殆不能言諭也千萬勉旃讀書有疑須隨即劄
記見人講問或以書講俱可或暇日暫來相過亦無
妨史書綱目最好何必他求綱鑑果有之是故姜睡
隱沉所抄者也雖可觀不須汲汲以哀年少聰敏之
資正宜博學不可徑約也所欲言者何限而眩甚不
能盡意

庚戌三月十六日

賢從須相與課誦兼教小學以養其良知良能如何
美質難得既有其質又得其養何患不成力學及早
以振家聲孝之大者而哀之任也勉之

至月十六日

先生追削之論既發旋止云者的報耶不勝驚心近

聞湖南伸冤海尹之議方熾云若然則爲次第未知
天意竟如何也示及鄙事淡荷相警之意然登聞訟
冤與出位言事反復思之俱非屏螫之分竟未免出
於下策從今只得杜門待盡而已更何言者如賢者
亦合一意下學勉修吾分內事而已其他則更容商
量至於科場則不欲赴則不赴亦佳起甫朝過言及
此事愚以爲今之爲士者姑無他故則依例赴試姑
無妨而有志之士仍欲決行藏於此時則各在其人
非他人之所能與也如何家姪輩則不得赴疏行亦
不得爲赴試計耳

乙卯二月二日

吾儕今日事唯當閉戶堅坐隨分看書固窮委命尊
聞行知庶以無負天畀之重而已餘外紛紜於我何
有哉千萬加勉聞讀詩經雖不如論孟之親切見得
詩人性情正處亦可以正吾之性情矣莫非實學也
須熟讀得力如何

戊午九月二十五日

來論己有遲暮意思令人三復而慨念也吾人事業
只在吾立志之如何不以出處窮達而有間苟知用
心於內則當日有所事疊疊而不能已方且閉戶自
樂其樂何忽忽之有但古人亦有離羣索居之歎而
朱夫子亦戒獨學之易鈍滯人昨與起甫聯枕亦語

及公佐而惜君叔姪之不能相聚而相輔也幸以暇日來會於金江溪齋相與講討庶兩君之交有益也千萬努力勿至墜墮區區之望也

至月望日

恩試又復不遇殊令人落莫然外至之得失有數在我之工夫無限內漸重則外自輕矣文不可不博則讀書之功不容少怠守不可不約則存省之道不容少間唯此兩端只作日用間事自當無暇於外慕矣千萬疊疊以副區區昨柳益卿來見欲移定院基於羅山既已僉議而定之到今安可移易雖或有些少難便之事今則似不可改也此後則唯當下手始役

而錢穀無出處似不得不求請於有力處守宰中同志有誠之人昨語益卿使之相議發書耳既燔瓦既運材既定基此後要得一幹事之才終始主管然後事可易就此則唯在擇於章甫中而專任之若主管者多而不專則事無頭緒而役夫倍入不可不慮也

辛酉九月十一日

山齋過夏當有所得句語難工且無用董賈以下至文山栗谷對策文字甚好非但應舉且可受用專力如何

癸亥六月五日

炎程行役之餘氣况何似還任定在何日耶刊册事

累日反復思之初本乃四卷此中本乃七卷自朝家特命刊出事體重大既以初本請刊則私以此中本送刊實所不敢且恐有人言此不可不慮也勢當終歸於以初本入刊未知終如何恐君歸路或不能復過故委伴仰告昨所持去此中草本及初本四卷并送之如何雖以初本入刊此不可不一閱付送此便幸甚餘姑只此

癸巳閏五月二日

詆之患云其所過慮亦不可不慮故昨書奉告者以此也行教以為既始役之後或有人言而還輟則不如先事慎審之為得故方商量而未定矣未知終如何左相前行教欲作書稟議而吾則懼煩姑不能直遂矣蓋此事本無彼此有何疑嫌而直以世道如許憂慮多端故不免有此等越起良可歎也榻前陳達說話未知出於朝報舉行條件耶尚未得見且俟左相前徃復後追後更報為計所送兩件謹受當更閱後奉呈耳

五日

源流事昨得左相書問及此書本末似已有辭說矣

不得不作答以送其草呈上行教所過慮者只恐不免有人言或有意外之事而已非有他意也見左相所答則無疑矣原本四冊謹還呈

十二日

即承惠札得審酷炎政履清勝無任披慰昨者所答行教書固已奉悉矣似未諒行教之意遽生別疑而被疑與疑人俱不可使聞於他人往復似煩故只言行教之無他意而已茲又縷縷如此莫非情義相阻之致可勝媿歎蓋行教之言實無他意只以以此中本送刊恐有意外詆訾之患故欲左相之更思善處之道而指教之耳所謂世傳謂吾家書云者只言一

書之屬於兩家而世人之所傳如此以明此中本之送刊難僂云爾初非有爭較之意也君之疑之也實過矣今來書所謂序其前後曲折兩存實狀俾之入刊云者正是此中之心也所望於左相者只在此耳茲蓋初出於行教慮患之意而世道如許故吾亦不能無過慮有所越起而已向者自林歸路若得更枉則庶可面與商量而不果却以書辭間說話有此事端良可咄咄昨抵行教書中所謂先生下託云云之語及君請刊云云之語鄙人精神昏忘全未記憶而早晚當有面論之時故不為奉復矣今書又及此不

得不略陳焉其時非有先生下託之教也只以先人就本冊多有添補而不肖任書寫之役故仰稟修正之意於先生而先生勗以卒業者也此事恐君之誤認也至於刊事則未知君之有言在於何時而朋友中或以刊行爲言者則多矣鄙人常答謂已有輯覽之書且世人雖一卷家禮未能熟看此書儘太多雖刊此書誰肯看之此則出於歎慨之私非真以爲不可刊也且尚多有未盡修正處故不以爲汲汲矣與君言輯覽云云則昨者君之自洛還過時始聞有刊事而言及前此持難之意矣此兩款語雖甚昏似不

應全忘而君之質言如許君書中以爲數十年來更未聞此語則無乃皆數十季前事耶數十年前事則實皆茫然不能省記誠可媿悚也所謂答台位書果如是則何以許刊云云者君意以吾言爲不實耶其書只言前後曲折亦及依教行之之意則未知以何語爲疑耶所謂始止末拒兩句亦不然初非有止之之別意也後非欲拒之也只如右所陳而已何其節節辭意之不平如此耶紙末所云幽明相負痛迫飲泣等語又何爲而至於此極耶怪歎之餘還爲之戚戚於心也姑不欲索言而只恨吾誠意之不能相孚

而已不患不專之云則言至於此直可付之一笑耳

二日
四日

比來酷熱政履何似懸仰懸仰頃者僕來病未作書只令兒輩書送再謝左相書草矣蓋以君與左相皆同一家之間不可有懷而相隱故不得不盡情說破而還以爲未安矣其能諒察否其書未及達而左相月初書又昨至刊事以初本入刊爲定蓋爲再達煩復而成命之下不可久稽故也仍書示當初與君問答說話及答君書辭始知君之本意如許宜乎與此中矛盾如昨者數度往復也此中初未知君意之如

許故頗怪其辭意之異常矣今始曉然矣然皆出於君之未諳當初共編之實誤認戊戌下書之意以至於此耳今則庶知前後實蹟而自覺其誤矣既覺之後則始之不知與誤認又何咎也昨者數度往復盡掃而置之兩忘之地可也左相以兩家乖睽爲慮此只如兄弟之閱耳事過之後則僕怡然安有以一時變色而至於乖睽耶吾戒兒輩勿復留之胷中未知君意如何至於刊事今已定矣初本首尾完具且已淨寫校正之外更無難事未知始役在何間耶大役亟濟豈非斯文之幸也此中本尚有刪定之猶未盡

者元不當汲汲儻或追後可得入梓則前後兩本亦好參看有何妨也昨亦以此意復于左相矣但刊役最難者校正也君之衰境精力恐難獨辦令從弟諸賢可以往同否此中亦可以分卷校上矣且曾見以所謂宋按者疑爲懷川非也乃指龜峯也如復有此等疑晦處則一一示及如何左相答君之書辭序文故昨於復書中請其勿辭而爲之矣前見謄本甚精未知此本可付板否或欲更謄付板之本耶若然則寫手之精者甚難京中寫字官最好而得之未易未知何以爲計刊事已定之後未知消息爲鬱六月十日

前呈謝左相書草還擲如何其引懷川者泛然也不及先人者未詳其共編之實也非有意於取舍之也人之致疑實過矣極可媿悔也行教之以此轉疑於君可謂誤之誤矣尤用訟悚既知其誤幸勿介念如何

易簣時所教記示云者君以聞不聞相質而不能省識故欲知之矣若只如所謂告訣兩書云云則亦誤矣兩書云云者乃君之與行教書中語也其忘之耶誤認誤傳既覺之後則歸於一誤字而已不容於世等語恐又太過也十六日

明齋遺稿卷二十六
所示本無覺不覺之語若然則鄙人之意其已覺者
錯料也自謂不覺則他人無如之何更無可言者矣
手筆草本乃先生謄出一本之後還于先人者也何
以謂先生屬諸我而責還耶此又可怪初本小註云
者又何語耶家禮祠堂章首節及第三節第八節及
末節乃先生之筆而其餘七節則皆先人之筆也小
註始有互筆之說前書未可曉而今又言之此亦可
怪告訣兩書云云者乃君之與行教書中語也何以
忘之耶其書一款使孫兒書上所謂源流序非序也
此書添補時先人自書於冊衣張者也載在先稿而

先稿時未傳出何以大行於世耶此事不欲復有往
復矣君書又委至不得不略復二十七

記昔甲辰之春祖考力疾扶坐作告訣書於石魯
允春諸先生且舉明齋先生姓名而曰源流補遺
曾已屬某云伊時不佞雖未知何書而心竊識之
及見家藏四冊而後始知爲祖考所編而屬之門
人者也云云 此乃閏五月初十日君之與行教
書也其丁寧如此而何以如是質問耶

夫共編實事也雖謂之共編有何害於先生之書而
君之必欲諱之者其意思所存實不可曉家禮大文

爲綱者總三百六十三節而今以手筆考之數節見缺外一百九節則先生筆也二百五十節則先人筆也居家雜儀居喪雜儀總十二張而五張許則先生筆也七張則先人筆也如此而尚可謂至小註始有互筆耶如此而尚可謂略有參涉之端而已耶不見手筆之原本者猶可欺也手筆之原本其可終掩耶實蹟如此而君之必欲遂非者豈非惑之甚耶二十九日昨書中有曰刀筆之餘全無真面目又曰手蹟所存今雖無多云云原本割移之由前已言之此亦悔之無及矣但冊則雖無真面目筆則自有真手

蹟豈以割移之故而有所加減耶所謂手蹟無多云者又疑有所刪削耶雖欲刪削家禮大文其可刪削耶

行狀中所謂士友之在近者招邀講說云者其時懷川在沃川草廬在錦山西村有時來會或留三四日或留七八日而去矣所謂士友即指懷川及草廬也若先人則與先生同爲山泉齋主人日夜同處有何招邀之事耶此亦誤認也

君於先人直以略有參涉之端六字肆筆句斷少無顧忌至此則在此之義只當不答而更不酬酢

而已猶以君識見之不到爲可惜惑志之難開爲可愍復提實蹟之曉然易見者以相告曉自以爲盡吾之心若於此而終以爲不覺則我亦於君何哉僂可置之相忘之地矣

刊事歸於初本此亦以爲幸矣初本所同也後本所獨也後本之所添太多儘有欲更刪定而未盡者追後人刊猶未晚也初以刊事未定之故未免一二往復刊事既定之後則不須更有云云而所謂誤認者非行教之言乃吾之言也君乃詰之於行教故略復如此非君之誤認則意君爲誤認者

乃我之誤料也君之自初所爲果皆不出於誤認則我之歸之誤認者可謂誤矣

六月廿九日書後意以爲事當止此而鄙意猶有未能自盡者又欲一暴作書而無僂未果送呈矣惠札又至得審比來早炎政履珍迪無任慰感第復以先生戊戌甲辰兩書見質前已奉復而猶不我信則更有何言戊戌書則其時先人有添補之事而不肖執其役故以此意稟告於先生而答書獎勸之者也甲辰書則今載在集中雖不謄示豈不知之耶所謂奉託之語君則質言源流事而鄙人則終不能記得前

所以請記示者君以聞不聞見質故欲知其話言之
旨意如何也君以無所記爲答則始知其出於君之
誤認如與行教書中之語也蓋其時先人實有多少
添補之事今其添補手書之草冊具在而前所謂序
文云者卽其時書於草冊衣張而未脫藁者也其後
先人又以所添太多故命不肖刪削至今有刪削未
盡者實非先生之下託以補遺者也君之前後所言
皆出於臆度而不信我言今則不答可也而來書又
復縷縷故不免復此略復昨者夢與君遇君復疑迫
我如前後書中之意吾答之曰吾雖無似何可向君

作發明語耶唯朝暮死歸拜先生必不以我爲背負
也君則默不復言矣夢成於思此亦未必爲正夢而
區區誠意無以見孚於人往復至此有媿神明君若
猶以爲疑則此後恐無開懷之日故不得不有此索
言大禍迫頭之語又何語耶驚愕之極不知所以奉
答也前書之未呈者并呈刊役始於何間耶七月十六日
先生戊戌書云云源流始功尤喜望專精著力成
就大編俾令未死之前得以寓目幸甚云云
甲辰二月永訣書云云仁卿子上諸從前氣短不
能遍及所以奉托者雖死後想必聞之矣云云

右兩書即今番公佐所引以為屬托源流補遺之說者也戊戌書則其時先人有添補於源流而不肖任其役故以書稟告於先生先生喜聞而獎勉之者也實無補遺之語下托之事也永訣書則所謂奉托者乃別有話言而源流事非但初無所及亦無可及之端矣今公佐初沒其編之實蹟又不欲言先人之添補為此補遺之說必欲以有為無共編以無為有補遺有此往復詰難安有如此意外事耶其意所在終不可曉補遺二字曾所未聞而始出於公佐之手其

與左相言曰吾祖臨歿托修潤於酉峯今雖有所增刪何可不謂之本出於吾祖乎云云與行教書曰甲辰之春祖考力疾扶坐作告訣書於石魯允春諸先生且舉明齋姓名曰源流補遺曾己屬某云始知為祖考所編而屬之門人者也云云其與我書曰我祖臨絕之言門下或聞或不聞而門下每見相基必曰先生托源流卒功而尚未果云者固非一二數也云云吾於答書以為無先生下托之事云則便以不有永訣之書等語疑迫我矣無中生有作此一場話頭

此何事耶所謂每見必曰云云者質言如此尤
爲可怪本無見托之事則安有受托之言耶可
怪可怪反復思之先生曾於春秋有下托之事
矣或無乃語及於此而又爲誤認耶誠可怪也
此月六日惠書今日始得承覽昨方病昏不省故也
不得修謝於回僂君以先生臨終時訣語相託
之說終不能省識爲責此則是也不能記錄畱藏之
罪可勝言哉然又曰所以奉托者若非源流則指何
事也云此則君亦未思也訣書所教與子上從兄同
命矣如與尊先公兄弟左右提挈勿替切僂之教獨

不爲臨終時下托之事而必以歸之於源流耶以不
能記錄畱藏之故到今爲君所疑迫如此而無路奉
質於先生只自罪痛無及而已奈何奈何手筆初本
先生謄出後即還于先人矣君乃以先生之託於不
肖爲言頃已言其不然矣今又言之君之前後誤認
皆此類也何其一誤而不回如此耶歸之行狀之云
何至爲言如此耶可歎至於無一毫顧藉之諭良用
瞿然自以相親如一家之間唯思盡言而相曉不覺
辭意之迫切且誤者過也非故也既覺則無過故一
歸之誤而不以爲嫌矣不料君之以爲無所顧藉也

此亦吾之誤料也然此以垂死之年乃見絕於吾君
吾之言行若少見信於人則何至於此耶自慙自慙
然君之絕我亦太遽矣亦不免為君歎之君既絕我
且還擲孫兒之書不復相通之意可見而君雖絕我
我不可絕君故略此追復付遞使以呈氣乏神昏他
亦有可復者而皆不能焉謹謝狀

八月十一日

書成無便久未送而昨得見君抵某人書侵詆至及
於先人到此則非但君絕我我亦絕君矣書末所謂
無倫醜辱無所不至云者周姪口傳於木川云未知
何物無狀底人乃不畏鬼神之在傍而做出此等言

語耶此言可做何言不可做君其盡信耶此後則將
不復有書故略及之

九月十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六

